讀史臆斷

平士龍著

完

リ8
1462

門 4 8
號 1462
巻

讀史臆斷序

三畧曰、智與衆同非國士、技與衆同非國工、至哉言也、其惟非常也、是以識見不與衆同、議論每出于人意表矣、其果老人而後始獲窮經世績民之要、遅緩急安危之機、然此組古所謂英雄豪傑者事之、予龍豈敢只將退、然不為世之儒生所為、而修素王素臣之事業、學英雄豪傑之所為、夙夜淬勵、不敢怠荒、施之有政、措之時發、然則誅獵紀傳者、不可不致思於存亡治乱之機、與措置得失之迹矣、於是乎取唐宋二史、諸賢所未論、與雖有所論、而有所未盡者、表而出之、發揮其深意要旨、以示為英雄之學者焉、唯其所說破、悉發於子龍肝膈、前人所未嘗言者也、故命之曰臆斷、言獨取其臆而不剿竊蹈襲前人之說之義也、此為序

癸未文政六年孟秋十有八日揮毫於城西翰墨書院

兵庫眞逸

○唐穆宗時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問門下侍郎蕭俛兵法有必勝乎俛對兵凶戰危聖人不得已用之若以小不忍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徒不勝又將自危是以聖王慎於用兵帝重其言遂進銷兵之說

平子龍曰銷兵之說者蓋及亂之兆也蕭俛非知治體者故為此說耳且也因吐蕃入寇帝有此問而俛反言師出無名此何理也以知此迂誕之人置之宰輔予不知其說

○穆宗即位段文昌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宰相類無經國遠猷與蕭俛見兩河略定謂天下已太平宜漸消兵歲限八人逃死不補由是落籍者衆悉集幽鎮一呼雲集朝廷命招募不至

平子龍云段文昌等佞邪逢迎釀成禍亂損失國城其罪可勝誅乎

又云消兵之說則用兵之兆也他日王庭湊朱克融之叛蓋胚胎于此

○崔植長慶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朝廷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復獻幽薊七州且懼部將搆亂籍豪銳不逞者送京師王廷湊朱克融皆在籍中植與杜元穎謂藩鎮且平不復討料克融等憤怨不數遣卒曹聚為盜二人悉收用之會卒譁兵不充致召市人烏合戰輒奔北由是復失河朔天下笑其縱虎出櫝

平子龍云崔植杜元穎等不知經國大猷逡巡顧望不能誅傑驁不揃之將於未萌遂釀成亂復失河北嗚乎治亂得失之機其間不容髮非勇斷果決之士其誰能之

○文宗時吐蕃請和遣使論董勃義入朝修好俄而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李德裕上言曩者韋皋至死恨不能致請以生羌三千出其不意燒十三橋擣蕃腹心可以得志下尚書省議請如德裕之策牛僧孺獨奏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此議非也吐蕃疆土萬里失一維州無足輕重況方修好約罷戎兵若使醜

類得以籍口。萬一牧馬秦旅東襲隴坂、徑走同中、不三日抵
咸陽、擒驪動京國、臣得維州、何補於事。上以爲然、詔西川不許
内維州降、

平子龍云、維州本唐故地、而形勝要轄之所也、唐得之而强、我失
之而弱、彼我强弱之幾、正決于斯矣。吐蕃得此地、而耽視中國、侵
犯由此而進。夫悉怛謀者、以夷變華者也、如何不受其降、堂々中
國以大信臨天下、安事婦女之小信乎。夫拒受之降、天下强弱之
機、實決于則、其關係至重、不可不致思於此也。惜哉僧孺以私怨
誤國事、其罪豈淺々乎。只其所言、雖如可聞、而一發于私心、非出
于公心也。故曰惡夫佞者矣

○團練觀察等使竇易直聞李介謀亂、欲出官物賞軍人、以爲
無名、沮止、軍士不樂。部將王國清陰謀作亂、指以江淮水淺、轉
運錢帛委積、不能前輸、人往取、未發有告者、先事收國清下獄、
其黨噪入、破械取出、因欲大剽、易直登樓撫諭、能誅亂者一級
賞千、衆喜倒戈、並擒三百餘人、并斬國清、

平子龍云、軍人爲反、本因沮止賞、易直至是生一計、爲一級賞千
之諭、以投其欲、所以衆喜倒戈也

○宋申錫爲鄭注所誣告謫死

平子龍云、機事貴密、申錫空疎、不足知之、雖有牛僧孺路隋之賢
而置之弗與謀議、及諭輕浮之王璠、宜哉其所貶竄、文宗片聽讒
言、不紀明虛實、幾屠大臣之家、其無持重者如此、安得不受制於
家奴乎

○盧鈞擢嶺南節度使、禁蕃獠勿與華人納婣、及占田營宅、屬部
肅壹、

平子龍云、盧鈞禁蕃獠勿與華人結婣者、眞卓見也。宋孝宗時、參
知政事史浩奏、昔吐蕃欲取唐維州、陰遣婦人嫁守關者、生子長
大守關、而吐蕃入寇、遂開關納之。處邊任者、不可不致思於斯矣

○龐勛據徐州、分兵剽畧、以令孤綯爲徐州招討使、賊方攻四州、

杜惱堅守絢命裨將李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讓辭謝曰數蒙寬
宥所以來即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囚去之以身聽命絢喜赦
湘曰賊已降第謹守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賊乘間直襲
湘壘悉俘而食之
平子龍云是乃石勒敗王浚劉琨之故智也令狐絢不能察其詐
遂陷其術中抑亦何愚自敷中謂陶爲峯相喬也吾不信矣
○蜀有縣直巂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溉稻或勸杜悰計與
屯田悰將從之劍南節度判官楊揚牧曰地當要衝本非中國
謂田可豉兵不可得今蠻西南屯士往耕則姚巂兵少賊得乘
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穫蠻得長驅是資賊糧不
可乃止
平子龍云楊牧不知屯田之本法遂沮其說可不恨惜乎昔者趙
充國屯田羌虜虜之地宣帝問曰將軍獨不計虜聞兵罷丁壯
相聚攻擾田者將何以止之充國奏北邊自敦煌至遼東乘塞

列隧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
飭鬪具烽火幸通勢及幷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必先無擾田
之害然後收耕田之利是乃屯田於敵地之義也其法大抵以十
分爲率七分守禦三分屯耕果如此則屯守有法何至資賊千糧
乎
○自大中以來南蠻火邕州掠交阯調人往戍死者十七楊收議
募豫章士三萬置鎭南軍以拒蠻
平子龍云以南人戍南服計算之得者也以其習水土不染瘴氣
矣怪哉長于聲律之士而發此說
○路巖專通賂遺奢肆不法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出爲劍南西
川節度使兼蠻盜邊後力加撫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關
取丁壯子弟敎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皆來朝
平子龍云虽牛頭阿旁之士而立如此功績然則自非元惡大憝

天棄人絶、可不亦取以助世用乎、只顧寛假縛束駕御之々術如
何而已

○路巖密啓請群臣有罪誅殛、剔取其喉以驗

平子龍云、大辟有絞斬二等、蓋寓輕重於其間也、臣罪犯之遺屍
豈有再剔取其喉之理、決靡有也、若疑其詐使人驗其屍可也、宋
石介死、夏竦奏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驗視、提刑呂夷簡曰、發
棺果空、孥戮非酷、萬一屍存、以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天下、召
會葬親族門生及棺斂之人、問之、衆數百皆言介已死、得免劉棺
可謂夷簡深知國體者也

○突厥殘種保特嵐山、以千帳渡河自歸、宣宗詔河中節度使徐
商綏定、表處山東寛鄕、置備征軍、

平子龍云、徐商處降虜於踈突厥之遠山東之地者、深得維持之
術矣、宋人不足知之、契丹相郭藥師以常勝軍來降、處之河北近
邊塞上、後又契丹人來歸、名義勝軍、亦處河北諸路、後來金虜入
中國、常勝義勝二軍先往降之、告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爲虜
鄕導、長驅入中原、

○徐商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摽賊竊其中、取材武者使捕盜
賊、別爲屯營、隨所發逐捕、輒得、遂爲精兵、

平子龍云、麾賊爲兵者、乃虞詡馬隆之故智也、其別爲屯營者、是
亦處置之所長也、後世處方面之任者、不可不師其意也、

○蕭倣爲滑州刺史、滑州瀕河、歲壞堤坊、徙其流遠去、樹堤自固、
人得以安

平子龍云、蓋植樹於堤脚、前面臨河岸之地也、若植堤上、而或樹
有枯死、則所入于堤身之根、柢朽腐、久而成鑿空漏穴、卒有崩壞
之患矣、

○蕭廩爲中書舍人、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諜、

平子龍云、厲止夜行、以備賊諜者、眞確策也、果然則夜驟曉散之
害、亦可不禁而止也、

○黃巢據安南求天平節度使門下侍郎畋因欲授以嶺南節度盧攜謂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師方至蕞爾纖蟻遽可示弱令四方解體耶畋曰不然乱賊本起饑饉一時以利烏合故能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不知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加恩赦罷使及歲豐其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法云不戰而屈人兵此之謂也今不伐以謀而徒怖以兵恐天下憂未可遽艾也帝不從

平子龍云有後來處置賊之策則姑授嶺南節度亦何不可之有儻不如此則一時不能紓難也鄭畋之策奇也元末不與招撫方玉珍同

○賊平帝將還時田令孜陳敬瑄忌畋李昌言復恐畋當國遣客奏畋過咎引疾求去帝初不詳許畋入見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畢鳳翔供張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若以臣從彼且猜阻非所以請反側也帝諒其誠乃罷畋當郡就養

平子龍云鄭畋所奏至誠懇惻斷々乎非人之所能企及也雖張良封韓信於齊王王猛許鄧羌於司隷何以加之

○昭宗怒李茂貞矜功自恃既兼梁漢復拒徐彦若詔書詆一朝廷言涉醜肆欲議討伐太尉杜讓能諫帝固宜加誅但新即位大盜適去鳳翔國之西門頗宜寬假帝不聽命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兵三萬討之茂貞出兵迎戰大敗王師乘勝至三橋讓能曰臣請歸死以紓國難茂貞欲殺之遂賜死

平子龍云李茂貞凶逆雖當加誅而王室衰弱無威權之可以討賊者也昭宗盍遵養時晦勝殘包容以待機會之未焉不知出此輕擧妄動忽取敗衄噫夫此時也帝新即位其意在欲使天下改視聽也然時勢甚李克用死其子存勗越絳而討朱全忠異矣

○嗣覃王以兵赴鳳翔中書侍郎陸扆諫播遷之餘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恐他盜乘之帝責扆沮撓貶峽

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帝自鳳翔還、大赦、独
除李茂貞、扆奏鳳翔最近、述其罪固不可赦、然尚
修職貢、朝廷未之絶、不宜傾異、帝不聽、貶濮州榜
之

平子龍云、陸扆所論列者、皆理致、帝不能包容荒穢以
寛假強忍、出師果敗、其言有驗矣、又諫大赦除李茂貞、尤
尽其情状、在所宜聽受、而蒙貶謫、遂處之死、昭宗真
暗主哉、

○乾寧初議遷都、著作郎朱朴上書曰、古王者不常其居、
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云云、襄鄧之西、夷漫數
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闕、南則菊潭環屈而
流属於漢、西有上洛重出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
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
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運、就未王之業、臣視
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
水淺、人多浮巧、不可以都、河北人心彊戾、未必遽化
惟襄鄧実居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光武雖起南
陽、未嘗居之、不報、

平子龍云、朱朴鄙庸迂僻、実無所取、而遷都上各有可
見者也、謂其以襄鄧之地為定鼎之處也、不以人廢言
可也

○劉文静傳、世民欲搖人心、教文静為偽詔、悉發太
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至五十皆為兵、期以冬
盡、集于涿郡以伐遼、衆皆愁怨思乱、乗機及丹
說唐公、吾聞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今公名載圖
讖、尚可怙〻以待禍乎

平子龍云、大宗神武天縱、実不世出之英主也、使其當天
厭隋德之日、倣然倡大義、天下孰有不風靡草偃者哉

然猶戀戀假其父唐公之餘威者何也、其心實在欲使
其父為創業之主也、是以不能不用詭詐恐嚇之術於
其際、却適足見太宗忠孝之誠矣、後世腐儒不能
躰其意、而反謂之脅父之罪人、抑可悪之甚乎、古
人有言曰、英雄之心英雄知、只真不誣矣、
○文静以屢有軍功、材能遠過裴寂、而位居其下、意頗不平、遂
共有隙、每論政多忤旨、出怨望、會為人告、帝下之吏、終殺
之
平子龍云、自古當龍虎風雲之會、首決大計者、畧識英豪
不易制御之才也、若有一事不適意、則往々懷觖望、此其
常也、若夫資其謀而共起者、不可不曲包容也、及此之時、天
命既定、豈有反謀乎、雖至愚如子龍者、而猶知其心不然矣、高
祖以器局量、不能包容、終疑其心、誅之不知為其德之累也
悲哉、吁、

○裴寂還侍御史晋陽宮副監、與唐公李淵雅合子、晝夜
飲酒博蒱、閒以宮人侍其宴飲、文静因以世民之謀告
之、使遠說唐公、寂乘間自及其狀、公猶豫未決、寂曰、
二郎密纘兵馬欲為義舉、正因是裴時以宮人侍公、恐事
發併誅、若從其言、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之
平子龍云、至哉々々、唐公不決、噫嘻于此、蓋太宗使寂說
唐公也、非本出寂之意矣
又云、裴寂詭詐反覆之小人、終身無一功之可稱者也、只、創
業之日、有調護之勞、是以竟得殊遇而已、比之劉文静、其
相去也遠甚矣
○京師乞兵多、椎貴帛賤、劉義節請伐街園樹為薪、以
易錢帛、歲得數十萬、又請度藏内、見繒、取羨尺補雜
貫、得十余萬段
平子龍云、雖鷄鳴狗盜之伎、而亦顧時用何如耳、未務小

利之才、亦有中其敗、則為世用者往々甚尠、英雄河海
之量、在所不賤棄也
○王威高君雅謀危唐公、事迫、世民欲先事誅之、乃遣
副留守劉政会為急変書、詣留守告其謀反、公方与
同坐視事、文静引至庭、公目威等共視、政会曰、惟唐公
得省、君雅攘袂大呼、是欲殺我、時世民兵馬已列衢巷、文
静因令左右收威等、囚于別室、由是起兵、政会之力也
平子龍云、為急変書、告其謀反者、蓋是一挙文義済世難
功業中之一事也、夫事迫機急、自不能不出于此也、故曰、非譎
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謀無以成功
○秦王殺建成元吉、王命尉遅敬徳往侍帝、帝驚問今日
乱為誰、対曰秦王因太子斉王作乱、挙兵誅之、恐有驚
動、遣臣宿衛、帝始安、敬徳又奏、請降手詔南衙北
門諸軍、悉聴秦王処分、内外方定

平子龍云、敬徳請降南衙北門諸軍悉聴秦王処分之詔、
実是安危之機存亡之会、間不容髪、若不及時如此、則雖有智
者、亦不能善其後也、張柬之等、誅張易之兄弟、武后見
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桓彦範進曰、太子安得更帰、
年歯已長、願伝位太子、安禄山之乱、玄宗次于馬嵬、軍士等
殺楊国忠、猶不收隊、陳玄礼奏、并誅貴妃、皆一手段也、
干係至重、為英雄之士者、不可不致思于此矣、
○李靖兼富文武材略、志在立功成名、不能作章句
腐儒
平子龍云、昔者諸葛公幼時、与潁川徐元直及石広元孟
公威遊学、三人各務精熟、公独観其大略、夫公者真王
佐才、其所為固当如此而已、李靖雖非其匹、而不為章句
之学者、亦庶幾乎●蓋其志唯欲以所学者置諸事業
而已矣、不知当今之世、為此事者果何人乎

○李靖仕隋爲殿內直長，楊素牛弘許以王佐，
平子龍云，李靖爲人聰明特達，果決能斷，其用兵也不
必務持重，精悍馳突，出沒如神，是以所向無前，每戰無
不奏膚勳也，可謂眞鬪將也，史稱楊素牛弘許以王
佐者，吾不知之矣，靖而果王佐，王佐亦易事而已
○李靖討蕭銑，諸將以秋濤泛漲，請伺水平，靖曰今士
始集，銑未及知，度吾猝未能下，漫不設備，乘其懈
怠，疾速傳城，此以爲禽，即率輕兵五千爲先鋒
趨江陵，薄城而營，銑大懼遂降
平子龍云，李靖因秋濤泛漲而浮，察敵之不設備
引兵直進，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蕭銑果降，其因見
敵情之明，一何神也
○輔公祏反，李靖副李孝恭東討，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
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穴，惠亮等自降，靖
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祏所自將亦銳，既保石頭，卒未易拔，我
進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萬全計，且二將非
怯野戰，特公祏計令持重，若出不意，挑而攻之，必破，惠
亮拔，公祏擒矣，孝恭聽之，靖率兵苦戰，殺傷萬餘人，惠
亮等亡去，靖將輕兵直至丹陽，公祏果懼，其衆不戰
出走，遂擒公祏
平子龍云，諸將所論亦有一理，然只是知一不知二之說也，靖遂
言之明，太祖召諸將議出征，常遇春曰，以我百戰之師，直擣
元都，破竹之勢也，太祖曰，元建國百年，守備必固，懸軍深入，援
兵四集，危道也，吾取山東，撤彼屛蔽，移兵兩河，破其藩籬，
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后進兵元都，勢孤援絶，不戰自克，
果如所計也，李靖破公祏，殆與此符合，然則衝腹心空巢穴之
論，亦不可取一而論也，又惠亮等奔歸，則公祏膽言破，氣沮，必
以先声而後實也，此元伯顔不追躡，宋灌卒一意也，

靖者心悟

○突厥頡利可汗遣使者請舉國內附，拜李子靖定襄
道總管，往迎之。頡利尚懷猶豫，又遣唐儉、安脩仁慰
撫。靖揣其意，與副將張公謹謀，奉詔使到彼，疾驅萬
騎，裹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至陰山，俘其候將，皆
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逼牙帳十五里，
始覺。頡利先走，部衆驚潰，俘斬十餘萬，拓地自陰山
北至大漠

平子龍云：李靖襲頡利者，乃楚漢之時漢信襲齊之故智
也。宋高宗時，韓世忠敗金兀朮於大儀，亦自是也。蓋是難
事中之最難事也。非唯知有其國家而不知有吾身者，
雖知以其使臣為死間之可得大捷，而斷斷乎手不能為此事
矣。掩卷歛衽，感嘆者數四。

○李世勣傳：字文化及來攻，勣閉城堀塹，自固，田壓中
地道出鬪，化及引去。

平子龍云：孫子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所謂有餘不足者，主衆
曰兵衆多寡之謂，而守中有攻之義也。夫守中有攻，則其
守禦乎必全矣。李勣自塹中出鬪者是也。

○帝寢疾，思太子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死後即除僕射，使
心致死力於爾。乃授疊州都督。勣拜命即行。高宗
立，召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門下，參掌密機，未幾拜
左僕射。

平子龍云：是乃太宗顛倒豪傑之術也。人主操術，果
不如斯，則不能使下傾心於上也。說者謂其任術之非者，
坐乎不諳術之活法，豈足道哉。

○會欲立武昭儀，密訪，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問外人。帝
意遂定，即令奉冊立武為皇后。

平子龍云：李勣因立武后，所以獲罪於後世者，人主以

武后後日之有逆悪也、夫勣雖有識鑒過于人者、而何得洞見豫料其後来乎、决不可得矣、若使武后不肆逆悪、正取婦道有淑雍之美、不唯勣免妄語之罪、又得知人之称矣、腐儒不知之察、漫罪責之者、蓋非通論也

勣善能知人、初拔黎陽魏徴、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往客、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平洛陽、表故人單雄信材武、請納官爵以贖其死、没後、收養其子、其用兵多任籌算、臨敵應変、動合事機、与人謀議、洞鑒臧否、但有片善、俯首聴従、事成以推其功於庸慎、不營産業、遇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持法又嚴、以是人為効死、及没、士皆流涕、事親以孝、閨門粛然、姊早寡、有疾、自爲煮粥、火燎其鬚

平子龍云、李勣操履純正、風韻俊偉、眞大臣之氣象也、比之李靖、其高数等

○李弟感年十五、有奇操、初陥王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尚節操、決不因昆弟一言改圖、拒絶之、世充怒遂殺之、

平子龍云、明季崇禎難、呉驤陥李自成、為自成作招其子三桂書、亦何卑醜、苟聞童子李感之事、寧不愧死乎

○李敬業起兵、魏思温説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辞、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帰、此良策也、思温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麦為糧、伸鋤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巣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遂敗死

卒子龍云清平西王吳三桂反時有欲求先朝後立以繫人望者有欲疾行渡湖全師北向者或下九江徇長淮以絕南北運道或勸據關中巴蜀塞殽函以自固三桂兼從南至湖南遽即帝位是以嚮応之兵解體剖裂不能掃除腥膻恢復天下惜哉若使三桂收滇南規荊楚李本深應之于黔耿精忠叛于閩尚之信舒延齡據于粤巴蜀王輔臣起平凉下隴右王屏藩出漢中因鳳翔人心搖々清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矣不知出此僅徘徊于衡湘之間失進取之機自雖病死而闔族就殄滅矣蓋敬業不從魏思溫之言坐取覆亡者本出于怨憤之私而無恢復之志之所致也三桂之事与敬業其旨意相同因并書以為後世乱賊之戒矣

○蘇定方從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定方率精騎五百馳擣賊營衆大潰殺千餘人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譖白知節收軍不令深入定方説知節曰未未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且公為大將不專閫外之事顧副將乃得專之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

平子龍云有是哉囚文度待天子命之一言果決能斷能奪奸人之魂真勇悍哉

伊麗道行軍大總管蘇定方復征賀魯ミミ率十姓兵十萬拒戰張左右翼包之定方步卒據高原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陣不能入乗敵乱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万級

平子龍云步卒據高原攢矟外向者正兵也定方引勁騎陣北原者奇兵也夫拒騎兵驍騎者非步卒能槍而作堅陣不能支賊自卑下之地踰隆高之所逆順勢異々所以不能入也敵不能入則隊伍錯乱進退不一定方察其機発勁騎乗之是以能收大勝矣孫子曰

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這方有与、

○侯君集性矯飾、後謀反誅

平子龍云、朱子語類、一士人見亀山、容皃甚莊、端坐不動、毎来
必如是、以此喜之、一日引入書院、久坐、忽報有客、亀山出接
士人独坐、凝然不動、士人別去、家人以実告、後以女妻之、及范汝
爲作乱、士人入其党、乃陸棠也、見矯情飾貌之難信也、予
以爲侯君集亦矯飾、後謀反誅、人品甚相類、并書以備
觀人之一助矣、夫男児者之立志也、當磊磊落落、如晴天白
日而已矣、至沈毅自重、修辺幅、困城府手、正只開口吐肺
腸者、有異言、豪傑之事也、豈不痛快哉

○太宗遇将討隠剌之乱、顧卜筮亀、張公謹適自外至、投亀
于地、曰凡卜以決疑、今事無疑、何卜之有、卜而不吉、其
容止乎

平子龍云、李衛公問答、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
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
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張公謹之言、與太公相符、可
謂確乎定見也

○契苾何力与薛萬均討吐谷渾、欲之襲、拾突論川、萬均不可、何
力選精騎千餘、直衝其牙、斬首數千、詔書褒労、萬均恥居其下
排毀何力、自称己功、復不勝憤、挺刀将殺之、諸将勸止、及還、帝
責問、具言萬均敗状、帝怒、将解其官、以授何力、頓首辞射、恐胡
者謂陛下重夷軽漢、乃止

平子龍云、漢武疾病、霍光金日磾受顧命、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
国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軽漢矣、今何日謂陛下重夷軽漢者、与日
磾一呼吸也、意天之賢才、豈必華夷之間乎哉、雖非吾属類、而亦
有如此者、豈可槩誣之乎、予於二賢見之
何力爲薛延陀所執、帝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尚主、因求
何力、乃得還、公主将行、復諫不可、帝謂天子無戯言、何力曰、禮

有親迎宣詔延陀身到京師彼畏懼必不來姻不得成帝然之
果如其計
平子龍云何力以禮有親迎詔延陀使詣京師親迎者蓋以此持之
延陀也其謀何奇矣宋眞宗時西夏饑求糧百万斛大臣皆欲不
許帝以問王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令自來取德明得詔
慚且拜曰朝廷有人旦之說與何力相符內則不失民體外則足
震虜心讀者不可不致思也
征高麗詔爲前軍總官次白崖城中稍創甚帝親爲傳藥城拔
得刺之者使自殺辭以彼各爲主捨之
平子龍云何力不殺刺我者何等雅量可謂賢君子也子龍雖爲
之執鞭豈敢辭
太宗崩何力欲自殉太宗葬諭止
平子龍云孔聖罪始作俑者而以生人殉死者乎其非不謂而可
知也今何力欲以身從太宗葬適所以爲太宗之累矣然自非忠

誠貫天日者未能發此言也唯姑置事爲之所非而取心術之所
純可也朱文公詩集傳黃鳥詩末附論云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
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生違出猶貽之法而況奪之
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
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是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
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則三子亦得爲無罪今觀臨
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
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
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而無明王賢
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嘆秦之衰至於王政
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
弊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
哉

郭子儀

平子龍云郭子儀用兵唯合諸將聚大衆先戰而後求勝者也斷〻乎靡有英謀奇策之可善致人應變者也固以当時輔臣非其人雖每事爲所覊縻掣肘不能展布四體如其意之所欲而奇正変化蓋非其所長矣若夫国家再造之功亦唯因天不厭唐德以幸至于斯耳独率數十騎詣回紇之営所以使虜感孚者实是子儀生涯中之一大奇事也非人之所能企及也亦以素知回紇不慮其至因以出其意外則不能加害故也且也諭回紇使及兵擊吐蕃者獲以蠻夷攻蛮夷之策矣我曹莫放矢遺鏃之費高拱坐視破敗强虜自後免胡虜合力入寇之患焉可謂熟察虜情能投其機会者也竊考子儀始末雖其未知長于謀国而見不拙于謀已何以言之請試論之程元振忌刻雖構百端子儀懼因盡裒前後詔勅千餘篇上之復自陳訴之幸臣用事短毀讒譖方時多虜然詔旨卽日就道無纖芥顧望以

故終闇不行、朝恩嘗約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渾瑊、
將不利公、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皆自營護之術也、
其上詔勅者、自明乃心朝廷之証也、其受詔即日就道
者、消讒間之術也、偃蹇顧望、則讒間乘于此、於李光
弼可見、楊国忠請召安禄山於朝、此欲有不就命、以驗
己言也、禄山揣得其謀、急馳入謁、帝意遂安、其爲禄山者
尚能爲此事、況於子儀乎、元載告子儀者、恐是亦驪姬
陷太子之術也、子儀之多智、而豈不察之乎、其不具備騎
卒者、亦以去危就安也、亞爲周勃恐誅、常披甲持兵、
以見守尉之事乎、

乾元之年、大舉九節度師、以李郭元功難相統摂、始
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

平子龍云、魚朝恩刑餘之徒也、惡可使之監軍乎、光弼
子儀等、若不能報罷朝恩、盍請諸王爲之、其不及此

度者、遠甚矣、是刑人監軍之濫觴也、吁、

朝恩至使人發其父墓、入朝、中外懼有變、帝亦唁之、
子儀引咎自咎、號泣而言、臣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
天譴、不孝非人所爲

平子龍云、發冢之罪、律擬之絞斬、德宗已知有發掘子儀
父之墓者、而弗枝捡之何哉、子儀引咎而自如、可也、然李勸
于其父、何夫有此罪、則處此刑、律之定法也、未聞有因事、至之
無狀、而寬宥罪犯者也、子儀忘作此言、暗保護朝恩、以
取容爲而已、鄙哉、又其言天譴非人爲者、此乃不罪犯
人、而以其罪、歸之天也、抑亦何謟

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顧、家衆三千、出入不知其處、賜
與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八子七壻、皆列于朝、諸孫
●不能盡識、問遇間安、頷之而已

誣殺張譚、事有別論」

文獻 明成堂藏
文獻 晩成堂藏

麾下李懐光常謙光渾瑊宿将数十、皆位王矣、幕府顕
官前後六十余員
平子儀之、如李懐光常謙光渾瑊、実為将也、其餘幕府顕
官六十餘員、未聞有顕功業者、蓋有之乎、跡虚実貴足
唯不能記憶而已、李光弼麾下勇将几十人、皆以軍功得官、
其中封郡王者五人、光弼子一人、名彙、幼有志操、廉以自将、
為徐泗節度使、罷軍中雑徭、出俸銭贍将士、價貴、子還
其家、弟光進、代宗時、封涼国公、永泰初封武威郡王、卒、
唯此二人外無子弟進官者、比之子儀八子七婿皆列于朝、
門庭何寥寥且也、子儀位三公、正一品也、按唐六典、云凡
文武職事官皆有防閤、一品九十六人、蓋防閤者、庶
僕之類、而有在邸第、給諸役事者也、其謂九十六人者、
定之限制也、子儀之僕隷及三千、過此制者尤甚矣、
豈大臣保盈満守抑損之義乎、粛宗以楊綰為同平

章事、綰性倹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
聲楽五分之四、如使楊綰不為相、子儀豈減聲楽五分之四乎、
子儀毎見賓客、姫妾不離側、盧杞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
独隠几待之、由此観之、史臣所謂窮奢極欲者、真不誣也、是
乃逃朝恩元載伏誅之後、以無所忌憚畏懼者、蓋至于斯
而已矣、朱文公所謂子儀晩年甚闒茸者、蓋謂之欲、庸俗
不足以知之、反作之辞、以庇護子儀、予不知其説也、子龍以只
知責備于賢者之義、揮筆而不能自止也、既而反復熟思、
曰、子儀者可謂兼縦天幸之良運而得天幸之大厚者矣、豈謂
才徳兼資、是以永保富貴全完功名乎、若果謂以才徳知
術保富貴全功名、則周公孔子非耶、
子龍又云、初李光弼与郭子儀俱為朔方節度使安思順牙
門都将、心不相能、雖同飲食、常睇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
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入見自言、一死固甘、乞免妻子、

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涕泣相勉。祿山乱，玄宗求良將，子儀薦光弼。此乃人之所難為者，而子儀能為之，包容洪大，德量有餘也者如此。亦英豪哉。蓋子儀終身行事，只此比包容矣。其功名勢，寧能古今無比者，爭無亂焉。

○李光弼幼時持節行，讀書執禮，又憂終喪，不入妻室。善騎射，嚴毅沉果，有大略。

平子龍云：光弼終身事業，立基于此。敬服々々。

○李光弼傳：魚朝恩與程元振深忌嫉之，日謀讒間。諸將郝廷玉等，陰懷去就，多不稟令。恚忿成疾。適吐蕃寇京師，徵入救援，惧禍遷延不至。

平子龍云：朝恩元振忌嫉光弼，狠毒切骨。若使光弼如郭子儀受詔即日就道，安得免禍害乎。幸不為岳鵬舉輩，以為李懷光殆如睹之掌也。是光弼之所以遷延顧望不肯奉詔也。余竊以光弼之心為心，而論之曰：寧負蒙

晩成堂藏

旗氏

不臣之罪，不使君上有殺戮不辜之累矣。其不奉詔之意，蓋其在于斯歟。然則外貌雖似不臣，而內實有合忠義。且也，帝寬假之而不加罪責者，其意蓋有在歟。若主擁光其說，則虞舜之大杖則走，小杖則受，亦此意也。復光其類，則○如伍子胥之不信耒則免文之言，而棄吳，冀高之聞下不急下亨大公之言，而不歸入宋，此意也。雖既如此，而恐立論之弊，陥残忍寡恩，失父子之主義，誤君臣之大義，是最不可不恐懼也。只余之立說也。動事於要通縱橫，是以其流弊或有如此者。故附數言於此，使讀者存戒懼之意云爾。

又云：光弼死後，郝廷玉布陣于朝恩，朝恩嘆曰：吾処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則然曰：此非某所能，乃臨淮王遺法也。由此觀之，廷王終身不背光弼者，於是乎可知也。載筆者漫取無稽之言，以誣廷王，又漫逞以及于光弼

晩成堂藏

悲夫、
又云、光弼畏禍、不奉詔、是以麾下將校、亦不稟光弼之令、
恚憤成疾、遂以憂死、此乃傳女子之言耳、臨陣莫果、若
將領不稟令、則必誅之、豈以稟令恚憤而死者乎、夫
光弼所以不奉詔者、實有不得奉詔之故矣、其麾下將
領[redacted]不稟光弼之令、之故將焉在、識者聞之、
何無敵
○李嗣業傳、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如[redacted]堵而進、所
卒子龍云、制敵之機、全決于斯矣、惟非步卒、未能用陌
刀長柯斧、所謂泰山壓卵之勢者是也、其法步卒
二千、互交、一人持陌刀、一人持長柯斧、又一人持陌刀、一人
持長柯斧、全列如此、決非以持陌刀者千人、分為一隊、以
持長柯斧[redacted]者千人、分為一隊
也、其形並列、如一字、各高揭刀斧於右肩之上、凝然而
進、勢如山移、既而到接刃殺戮之地、則二千刀斧、自上向
也、一齊打下、勢如壓蠢敵、不能支、所以所向無前也、
又云、陌刀者、長刀也、杜佑威衆良子闘技所用者、長一丈
二尺、
○馬燧傳、有卒元日犯盜、恐人伺隙、令戮之、
卒子龍云、雖在元日、不赦盜者、慮後來有伺隙而為之
者也、意思一何周徧、豈謂之苛察乎、夫衆犯雖輕
而千保[redacted]果重者、不在赦宥之限、此類是也
○田神功、妬青驕倨、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
節謙損、
卒子龍云、是亦可見李臨淮之化、引以及于人也、薄行
之人、豈能然乎、可謂神功亦聞義能遷者也、當其
寢疾、將吏禱祈報恩者、豈其偶然乎、
○李抱真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密揣山東有變、也當兵衝、

乃籍民三丁擇一，益其從租，給以弓矢，令閑月曹偶
習射，歲終大校，第其能否賞罰之，得卒二萬，不費
官廩，練習頗精，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
平子龍云，事不豫，無以應卒，抱眞此擧，實得豫備
之法，其識遠矣。
抱眞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擊朱滔，武俊外
雖許諾，內尚猶豫，抱眞將自造其壘說，軍事於司馬
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惟部勒以聽
朝命，勵兵東向，雪吾之恥，卽從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與希
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
旣不能與競長雄，顧捨九葉天子，而反寇手，且詔書罪
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泣
下交頤，武俊感泣，指天以誓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遂與
結爲昆弟而別，是日合戰，大破滔于經城

平子龍云，如漢高會羽於鴻門，太宗盟回紇於便橋，郭
子儀免冑入回紇，非決死生於一擲，入其堂，披其衷，未足
以破嫌疑也，抱眞之此行，係時安危，使遂不還，勒兵
雪吾之恥，其要以此心而行，武俊惡得不許死矣。
○李晟請以兵趨定州，合張孝忠，以圖范陽，則武俊等
當捨趙。
平子龍云，是孫臏救趙，直走大梁而解邯鄲圍之術
也，孫子兵法，謂之先奪其所愛，又使敵人不得至者也，
敵之進退去就，皆在我之掌握也。
○李晟與李懷光聯營，每與賊戰，晟錦裘繡帽，指
顧陣前，懷光望見曰，將帥持重，豈宜自表爲賊之
餌，晟答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以奪其心。
平子龍云，光武絳衣大冠，薛仁貴白衣標顯，李晟錦
裘繡帽，趙匡胤繁纓飾馬，韓世忠錦衣驄馬，皆

致敵之術也
懷光陰通朱泚圖、及晟与李建徽陽惠元皆離屯、
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趋
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之兵、惠元死之
平子龍云、李晟英畧非懷光所能及、雖無使者、必設計以
徙屯、況旣有使者至乎、乃稱有詔以徙屯、正有見其精神
活實、応事触変、沛然無窮也、眞良將也
又云、李晟節烈、応変如神、只以其忠誠鼓動志耳、蓋此
時晟之兵力未能制賊死命也、以渭橋亦咽喉之要地、姑
據于此以為收復之基而已、非必如太行之險、飛狐之口、白
馬之津也、
晟請帝駐蹕梁漢、以繫天下望、
平子龍云、是乃宗澤上疏請還京、岳飛奏錢塘
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陛下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
事、親率六軍、往来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々
用命、陳亮上書孝宗、陛下慨然移都建鄴、又作宮
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者、皆曰是所以立恢復之基
也、
晟自以身許国、其家為賊質、皆不顧、言輙流涕曰、
主上安在、敢言家乎、朱泚使人告以公家無恙、怒
為賊間、立斬之、
平子龍云、主上安在、敢言家乎之言、使読者涙沾巾、怒斬
告其家無恙者、於是乎可見言家乎之言果信矣
使王似李演、将騎、史萬頃、将歩、抵苑北、晟先夜遣
苑垣二百歩為道、比兵至、賊已樹柵、晟勅諸將曰、安
得縱賊、今先斬公、萬頃懼、先登抜柵以入、似督騎
継之、賊崩潰、
平子龍云、晟怒将斬諸將者、此其所以敵賊也、乃与李光弼

望郄廷王軍不能前、趣左右取其首來者、亦一意也。抱朴子所謂六軍如林、素心皆勇、排鋒蹈火、人情所憚、然怡顏以勸之、則投命者甚、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者是也。然則嚴刑峻法、亦有得不得不用者、唯顧用之之時如何而已。

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自引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斬略盡。

平子龍云、晟以寡兵、對十倍之敵、固至危至難之戰也、非一當百、不能取勝也。及賊襲後軍、晟自引騎馳之、使左右呼相公來、是所以破其膽也。破膽之賊、無有能為、是以禽斬略盡矣。嗚呼李公一言一動、皆合機宜、真是才德兼資良將哉。

晟復京城、條其服從請以不死

平子龍云、殲其渠魁、脅從莫治者、王師之規也。今晟請以不死者、蓋從其義也、且也、亦所以安反側子之術也。

晟克復京城、請自往迎扈、不許、遣大將吳詵將兵至寶雞、清道侯輿、至以戎服見于三橋、帝駐馬勞之、頓首再拜、先賀其克殄大盜、廓朝安復、已即跪陳不能指日破賊致輿、再拜伏于道左、請死、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掖起之。

平子龍云、後漢馮異為人謙退推讓、不敢伐功、每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此其所以能保全功名也。晉王濬滅吳之功偉矣、然以為王渾所抑、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不勝憤怒、帝常笑其小器之雅量。又至如隋賀若弼韓擒虎、亦不足以論也。晟伏于道左、自陳克復不速、為其不職之罪、請死、此亦何等謙讓、雖古良將、而復安如此、若夫伐功爭功之人、豈苟

不稱其功、則心觖望、望之不止、則其極遂至于叛矣、其
為人臣者不可不致戒懼于斯焉
始晟移屯時、遇熒惑守歲久乃退、衆皆賀以為國家之
利、勸晟出兵、晟以為天道難知、却之、至是乃曰、夫惟五緯
盈縮不常、爲一夕復來守歲、則人心不戰自屈矣、我前拒
衆者以此、皆嘆曰非所及
平子龍云、此乃孫子所謂禁祥去疑也、非識量周偏、持守不
動者、未足以察之也、春秋時、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
星出、其柄在齊、軍吏云柄所在者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
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又宋武
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勝之
此皆破天官時日孤虛旺相之說、以制勝者也、故尉繚子曰
黃帝者人事而已、刑以伐之、德以守之、蓋李公之謂歟
晟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每進對必蹇蹇盡大臣節司

○馬李叔度以為此傳者矣、非動心德所賴、欽容諷以失言、某
得備位將相、即事有難忍、默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
邪、言之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而退
平子龍云、雖量德望、却令人慚愧、君子人乎、君子人也
晟子憲以治行稱、徙絳州刺史、河中兵食仰給于絳、歲租
與糴常數十萬石、故廒保山為固、民難于輸、乃更權負
載勞費、治新倉汾水之濱、令載以輸、絳人賴利
平子龍云、夫事物之理、不能無一短一長、一得一失者、自然之數
也、造廒倉地窖於山則守備牢固、莫抗奪之害、唯難于送輸
而已、置之於水次、便于轉漕之所、則雖出納通利、而亦恐有盜
賊之害矣、須使民輸于便利之地、蓄積于此、自其地而運于
山廒者、宜用雇傭也、只其費用自官償之、李憲廢山廒而
專輸于水次之倉者、似失踈虞、李密據于洛口倉者、以
在水次也、可不為殷鑑乎哉、但漢高拠于敖倉者與此異

也、敖者山名也、秦之所蓄穀粟之処也、故曰敖倉、当此之時、秦已滅矣、曾無主守之者、是以漢高所以能得拠于斯也

李愬伐蔡、詭言天子知愬柔忍、故委以撫養、非令吾戰、衆信而安之

平子龍云、孫子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今愬詭言在撫養、不在戰伐者是也、是以敵輕侮我、怠於守備、處女脫兔之畧、所以用行也、

無何山川險易、與賊情偽、一能曉之、

平子龍云、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沢之形者、不能行軍、其知之之術、果以何為乎、愬有自賊中帰款者、推誠施恩、以懐柔之、人〻感慨、願為愬死、是以山川險易、賊虜情偽、一能曉之、此乃用兵之根柢也、其根柢全立、則枝幹自備美、宜哉收破蔡之全功

愬攻吳房縣、破其外城、吳秀琳欲遂吳房、愬曰、不可、賊聚力以固巣穴、不若且留分其力、乃引還、

平子龍云、攻破吳房、則餘賊衆之党、奔帰蔡州、聚力於守城、是驅之助賊之强也、是以可取而不敢取、皆帰吾制勝之具、豈非神算乎、

舊令舍諜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懸、諜者反効以情、益悉賊虛實、

平子龍云、是孫子所謂無法之賞、無政之令也、夫將師提大衆而立死生安危之地、雖曰君命、亦在所不受也、況於旧令不便于事者乎、其改而刊去、何憚之有、語云、臣義而行事之可也、

愬夜出文城柵、龍襲破張柴村、殲其戍卒、勅士少休、復引兵而出、會大風雨雪、旌旗裂衣膚、馬縮士凍、吏請所向、今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咸失色

平子試云、孫子曰、若登高而去其梯、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魏忠至于此始言、所向是也、夫衆陷不得已之地、故能奮死力、所以一朝禽宿惡也、

魏道分輕兵、絕洄曲朗山二道

平子試云、洄曲朗山、蔡州戍兵所屯之壘也、魏忠踰越西城直指蔡州、故以輕兵斷橋梁而絕洄曲之援、以綴隊屯於要路而絕朗山之援、所以豫禦腹背之患、專攻搗之勢也、

○馬燧鎮隴州、々西峻山、直吐蕃通道、敵常出入、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爲譙樓、八日而畢、敵不敢近

平子龍云、譙、城門上樓、以望敵者也、馬燧聚石種樹者、設形勢之險也、多石之聚石者、累積石以爲壘壁之狀也、種埜者、蒔植埜以爲芟蔽、使敵不能何吾虛實之設也、設二門者何也、唯有壘壁而無門户、則專有拒守之備、而無制敵之機、其極有坐困之病、故設二門以備出兵擊敵之用、門上起機者、睹望敵來也、果如斯邪、所謂字中有改者、而吾制敵之機、直衝敵之心膂焉、於是乎始可論守禦矣、弘簡錄改作設門障之、甚失其義、是以因本傳正其誤、以復其舊云

弘簡錄筆力勁健、文法節約、尤可愛誦也、然弗得事之直意、而妄改竄、以從簡潔、是以誤事實者甚多、惜哉、新唐書筆力軟弱、字句闒茸、有不堪讀者、然事理條暢、莫所齟齬、却便于遍達悟入、吾從于唐史焉

造甲分長短三等、稱其所衣

平子龍云、馬燧造甲分長短、與周禮弓劍有上中下三制同、實是製造之活法也、不可不因循焉、

田悅壁洹水、燧進屯鄴、悅遣將守漳長橋、築月壘扼進路、燧於下流維車數百絕河、囊土遏水而渡、悅知燧費糧不多、深壁不戰、燧與悅夾洹水而軍、挑戰不出、於是造

三橋逾洹、直趨魏州、旁匿百騎、須悅渡、即焚橋、悅果
譟而前、燧頓除榛莽、列勇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
爭橋、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悅夜走魏、
平子龍云、本傳云、悅乘風縱火、譟而前、燧命除榛莽、廣百步
為場、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此乃六韜
火戰也、以敵因上風利、放火燒吾、故芟除吾陣面榛莽百
有餘步、而避延燒之害也、既而及至于無榛莽之地、火勢上
息、敵氣衰耗、因縱兵擊之、遂取大捷、蓋以乘此機故也、夫用
兵之道、一進一退、莫非兵機也、若不知其機而妄接兵鋒者、名
之曰浪戰、其衆亡者幾希矣、弘簡錄刪去悅至火止氣衰
字、故不足以見容制敵之機、遂使讀者不能心機會之所在
也、抑亦何妄、
李懷光反、詔率步騎三萬、招降晉慈隰三州、守將要延
珍、毛朝敭、鄭抗、即命兼節度使、因讓於康日知、若匿
因降受節後恐踵以為常
平子龍云、馬燧曰、若匿因降受節、後恐踵以為常、莫確言也、
今記近似者、以弘其意、明人臧薙心驥武經佐議論伐謀云、如唐
太宗解突厥、宋太祖取太原、不戰而屈人之兵、可以言伐謀
如欽若知天雄、范雍守延州、而不敢一矢相加、遣援伐謀以自
文、宋之所由不競歟、
馬燧請討李懷光、且言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帝許之、
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挺身至城下見廷光、言之曰、我
自朝廷來、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
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
富貴可保、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去城數步、何不射
我、披襟而示之心、廷光感泣、即率衆降、因進軍濟河
直抵城下、賊將斬懷光降、河中平、果二十七日也
平子龍云、所貴於降賊黨者、欲使賊黨絕救援、斷手足、孤

立無所恃也、安得不敗滅乎、馬燧見其遲疑、忽生一奇計、
披心示之射所、以身為衆射之的、此處非馬公斷々乎不
得為矣、且乏一月糧、不誤其期、果二十七日而滅渠賊焉、
與岳鵬擧以八日滅楊么、相等、真神算哉、
○吐蕃大入、渾瑊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據險設槍壘、
遏賊奔突、但得史抗等內輕瑊、々乘其意、顧左右去槍、
叱騎馳賊、既還、敵躡而入、燧大敗、
平子龍云、是乃蘇定方敗賀魯之術也、唯定方令步卒據高
原、攢矟外向、親勁騎陳其原、及敵不能入、以騎兵擊之、是以
得克勝、渾瑊似只設槍壘、不置騎兵、若夫無騎兵、則不能
進擊敵、是有正而無奇也、竊以謂、英略如瑊者、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蓋設騎兵於槍壘內也、載筆者
不知兵鈐、故往々遺漏事實者如此、惜哉、予所怪者渾
瑊以人之輕己、去所設槍壘、悍然叱騎馳賊、因以取大敗

不知何之謂也、寔可疑、雖渾瑊之才徳兼資、未能固立於
獨往獨來之地者歟、
朱泚圍奉天、渾瑊率家人子弟拒賊、々四面攻圍、矢石如
雨、晝夜不息、瑊隨機應變、僅能自固、賊造雲梁、廣數
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冒以氈革、周布水囊、驅民運
土塞隍、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梁所道、掘大隧、積
馬矢及薪蘊之、雲梁及隧而陥、適風返焚梁、賊皆
死
平子龍云、明天啓初、奢崇明反、以呂公車攻成都、其制形
狀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
如平地、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以雲
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布政使朱燮元以礮石打之、千鈞之石、
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進、蓋當時無砲石之制也、果有
砲石、不及掘大隧、而破碎雲梁

○李元諒討李懷光、偽将徐光李昌昜之、數嫚罵、弁侮
其祖、廷光後降馬燧、待之加厚、元諒遇諸途、即數其罪殺之、
詣燧謝、燧怒將殺元諒、韓游瓌渾瑊為解、輸錢百萬賞軍
自贖、在旨令有司勿論、

平子龍云、帰欵将全係主人、而以私怨殺之、則擅輒也、漸不可
長矣、宜科擅殺降人之罪、唯元諒功足、於八議應議、切則當恩下
引應議者犯罪律上定擬也

詔元諒從渾瑊會盟平涼、合屯潘原、去平涼七十里、元諒
以為敵詐不情、萬一有急、何以赴、請與瑊連營、瑊以詔
旨不聽、密徙相近、既會、望雲物不祥、曰賊心有変、傳令
部伍出陣、値瑊奔還、而[illegible]京郎李觀亦以精兵伏險
相表裏、追騎始退、微二人瑊幾不免、

平子龍云、李元諒寫慮敵詐偽、徙軍相近、實得處変
之宜者也、若囿守詔旨、懵然在七十里外、豈益于緩急

旗氏

手、断〻手不可得也、真能断变通之才也、嗚呼士之設心也、茍
利國家、雖違詔旨、何傷之有、夫拯危難銷深害之後、投兵
罷善服、帰罪於司寇、死而後已、孫子有言曰、進不求
名、退不辟罪、唯民之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其此之謂乎

○朱泚攻奉天、取佛祠乾木、大治戰棚雲橋、游瓌曰、是
可火也、遣将郭韵等引鋭士三百傳溝直出投薪
焚之、

平子龍云、傳〻溝〻引〻満〻弓〻而出也、是足以威服賊兵、是
乃駆〻却〻敵〻之防〻火〻者之用也、若無此挙、則不能事於
焚毀賊之攻具一矣

韓游瓌統禁軍李懷光誘之為変、輒発其函而許以忠義問討
安出、對曰懷光統諸府兵、怙以為乱、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寧景
璿、河中有呂嗚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関有李朝臣、渭北有竇覦
皆守将也、陛下以地與衆授之、罷懷光権而尊以元功、諸将仰

首各專其城彼亦安能独乱耶帝曰罷懐光猶恐泚益張奈何
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宜而酬之其守自固
邪有精甲臣得将之可以誅殺四方伏義而起賊不足慮
平子龍云三署曰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々者非喪其
身也謂奪其威奪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
善國以寵其家美色珍味以悦其心夫人衆危合而不可卒離權
威一与而不可卒移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国夫游瓌之策蓋出于
此矣亦御强将之一奇也只如其處置朱泚議有見爲至諫也非
亦妄爲大言乎
吐蕃請盟朝廷許之游瓌奏敵入漢地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
亡時也戎人弱則請盟强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也帝
不納令以軍也洛口會盟之日寧勒騎五百以待非常令曰郎
有変急趨相泉以分敵勢賊見解去
平子龍云所見与李元諒同而其計敵也精密正洞見其弊病使

賊不能逃我目精其識何深又如其急趨相泉以分賊勢之言実
足寧制賊之術也優於婁ヌ衛錚遠甚矣
有浮屠積薪自焚長吏裴䫧率官屬将往觀爲緑事参軍良餘
令諫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違教蔑義反其所欲必有邪謀
毋輙輕往試廉之果得姦情
平子龍云浮屠亦吾民也自焚而死絶滅民彝之尤大者也
何不禁絶之不知之察而止往觀者乃踰小功察者也
蘇良嗣遷荊州長史有宦者取江南竹蒔上苑所過縱暴良嗣
因之上昏言伏入苑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怒薛懐義叱
左右批其頰
平子龍云蘇世長奸巧之人不足道也其子良嗣剛直公正因宦
者批懐義亦足稱人意也氣象如此之人而言所引逮憂慘而卒
者蓋誣也豈有此変哉柳八十五老翁耄而至于斯乎吁
〇刑部奏反逆緣坐律兄弟没官爲輕請改從死給事中崔仁師

○駮議祖有廕孫義甚親重兄弟無繼續亂甚屬輕今應重者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本意與房玄齡同遂不改

平子䜟云反逆者十惡之大罪也兄弟子孫決無赦宥之義夫引經礼而論親屬之輕重則有如此之分也然是唯論其輕常而已罪犯則不然也雖子孫親重而或幼弱不辨是非則其情反輕雖兄弟屬輕而無不与聞其謀則其情反重今不知之察混淆經權固執輕重不知時中變通之義者豈能知法意者崔仁師之議誤矣

樂彥瑋顯慶中為給事中故相劉洎子弘業詣闕上言父為褚遂良譖死稱寃請雪李義府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希義府旨皆言其枉彥瑋獨曰大臣举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若雪洎之罪是彰先帝過举用刑不當帝然其言事遂寢

平子䜟云遂良不諧劉洎之說孫甫胡致堂論之詳矣此時貶遂良爲愛州刺史李義府專權因有雪寃之訴也初太宗征高麗謂劉洎曰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謹行誅上怪其妄發既上還不豫及是或人譖之汎洎行伊霍故事詔賜自盡蓋致疑之本起于誅大臣之妄語而浸譖及大禍非文爲高宗者宜聽洎雪寃追復原職而賜謚号則当慰孝子之心也而遂良之事寘之不按驗而可也

○武后時議尽征関市行人春官郎中崔融上疏曰凡天下關津河游必有豪宗惡少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且一切往來通販細人必無所容加以檢覆稽留主者僥冒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未聞有行况陛下乎后納其言事得寢

平子䜟云崔融諫征関市行人其言可取不以人廢言可也

○李至遠天后時拜天官侍郎内史李昭德薦之人勸其往謝恐涉私不赴昭德銜之出爲壁州刺史

平子䜟云李至遠不拜恩於私门可也而臣事于竊取神器老賊

婆不愧者此何理也所謂放飯流歠問無齒決者是也
○李嗣直聞章懷太子作宝慶曲閲於太清宮声哀謂人曰宮不
紹商君臣無也角与徵戾父子疑也弟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
咎俄而果廢
平子龍云所貴於先知者以避危亂而保全其身也況有先知之
明而猶蹈危亂之朝与不先知同嗣眞々愚人哉
時俗有側堂々撓堂々之謡嗣眞語人曰隋樂府有堂々曲唐
○且受命矧側者不正撓者危也中宮禍亂作矣李朝宗室雖衆
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蹂踐不久皆驗
平子龍云李嗣眞小器不足道而猶能爲此言蓋謂封建諸王擁
衛京師之制也李伯藥魏徵等所見不及于嗣眞何哉
嗣眞曉音律太常缺黄鍾鑄不能嗣眞掘地得鍾衆樂遂和
平子龍云衆樂雖和而人事不和賊后據窃天位三綱淪民彝滅
不和嗣眞等以此時爲何等之時耶不棄知去穢躬而潔一身唯

貪溺禄位喘息不遑甚區々勞苦心于聲音和不和者亦何事哉
適見不知声律爲一無用之物而已
○員半千初名餘慶王義方許以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故
改今名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不從半千伺其謂外
悉發之下頼以濟刺史怒囚于獄會薛元起持節河北存梅讓
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耶釈之
平子龍云王義方許以五百歲賢者妄也唯時殷子良不在發倉
廒濟饑民与汲長孺同眞果斷也朱明之制郡縣遇歉歲則先發
倉賑救而以聞此法非後王之所宜則效者耶
高宗親問三陣半千答曰古称星宿孤虚天陣也山川向背地
陣也什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澤若時雨得天
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率三軍士
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舍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平子龍云三陣之説本出于俗論夫用兵者未聞有不得天時地

利人和而能制勝者也旦也廉有兵而非義者矣若非義則非兵
乃賊也夫虽曰義師而不得天時不得地利不得人和而能制敵
全勝者斷々乎未之有也半千所言雖似可聞亦唯空論而無益
於実事未如以為俗說糞棄之於一隅之愈矣

○路敬淳明姓系。唐吳言譜学者唯敬淳名家著姓畧十卷衣冠
系録百餘篇

平子龍云系譜之学不出于古漢以後之事也夫経世緯民之業
唯在其人賢否而不在門地閥閱何用其姓系也且也序列万姓
銓次百家猶計鼻隣家之貨財雖算得無遺失而於自家甚益何
哉徒勞心力而已豈道乎然物要中于時矣苟中于時用則虽
雞鳴狗盜而猶能脱英雄於至危由此观之虽區々撰述迂濶于
治術者然亦在英雄之所棄耶

○柳冲傳賛

平子龍云使人經国生伸欠 夫學英雄之所学寄精神於存亡治
乱之術者豈為譜学乎

○韋叔夏通礼家学武后享明堂凡沿革多所裁定

平子龍云神不羨非礼当賊后享明堂叔夏無裁定儀文亦何益
之有通礼家斈者果如斯歟亦可失笑

○武平一文載徳天后従弟封頴川郡王平一博学工文辞通春
秋大義畏禍隠於嵩山修浮屠法屢詔不応中宗迫召為起居
舎人時懲三思復用上言去歳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経天大陽
虧食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应信如景響臣一宗數
侯階列三事朱輪華轂過前代許史梁鄧恐恩崇者識積位厚
者釁速時不再来栄难久籍幸遇上聖復辟退守園廬乃更假
光寵益熾於初故陰氣僭陽河洛氾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
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遇過寵深一朝覆没遂無噍
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々

平子龍云葛稚川云不以璞非崑岱棄耀夜之宝不以否不出聖

而虞助教之言武乎一雖出逆黨而志操忠誠李術精細所隸中
宗之言悉中時弊君子人耶君子人也只此比此之於武收緒之鶩
雖沖天不可乜愕魚沒淵不網其不及者遠甚矣
○姚班少篤学勤苦自立遷太子詹事嘗四上書諫節愍太子其
一引貫誼稱選天下端士使与太子居処出入而今反置作坊
諸工伎得出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
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引魏経侯帯王具劍佩
環以過魏太子々々不視経侯曰魏国亦有寶乎経侯委劍佩
去杜門不出夫賢聖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
心恭倹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前世東宮門閤往来皆有簿
籍今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乗之因緣增損近呂昇
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升発其奸以後黑全及覆事宜請內印
畫署冀免詐謬其四曰聖人不事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経
無学士供奉無侍読夫経所以立行脩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

姚氏

急務也伏望留意経脩簡畧細事
平子龍云姚班上脩實発於其忠誠深中太子之病可謂勝其任
也豈唯当時忠諫乎竒以為後世亀鑑矣
○張齊賢議天子告朔之禮云々
平子龍云自古儒生之論明堂辟雍之制宗廟大室之度器皿之
尺寸律管之長短追贈之称謂祀典之是非者考證明白引用洪
博縷々諄々累数千言而后已豈謂唯一儒生云爾乎諸儒之群
起而各論其所見者人々皆是余毎読書見如此者未嘗不斂衽
而感嘆焉然儒者之触事唯止于斯而已若使之處緩急安危之
地不會皇錯愕者幾希矣噫為英雄之学者豈甚然乎豈其然乎
睿宗時韋湊上言節愍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以
為殺三思父子以安君父則有可褒以為論矣討逆因欲自立
則有可罪况此時韋氏悪逆未明大義未絶於太子母也母虽
不母子安可不子晉太子謚曰恭漢太子謚曰戾今太子乃謚

曰許懿臣所未諭

平子龍云太子重俊者非韋后之所出也韋氏正取婦道而母儀于天下則爲太子之母矣今也韋后淫瀆乱通武三思則既非中宗之后也非中宗之后則非太子之母也明矣韋湊反以韋氏悪逆未明大義未絶於太子母也彼未知后犯姦通而夫婦之道既絶而謂大義未絶歟以此時韋后未進毒弑中宗而謂悪逆未明歟若夫侯悪逆既明而后乃誅戮韋氏亦無救中宗之遇弑逆何益之有其迂腐空疎孰甚焉然猶取重於當時非可怪之甚乎

○彭景直議日祭月祭曰魏晋以降不祭墓唐稽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帝不從因下詔夫禮以人情爲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陵日一進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

平子龍云後世帝王之御天下也其礼法儀文無不盡取之古則其至所不出古者削除罷停之可也或未必然也如夫喪制後世既無行三年之喪々服亦非古制唯因循漢文短喪之意而已莫嘗知改之以厚人情正風俗爲動至塊然無有生氣丸規模之末節則喋々手辯論反覆不已殊令人厭倦不堪聞焉日祭月祭何不可之有可謂睿宗詔有所見矣

景直又議以知思皇后祔葬中宗定陵先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擇招魂今諸梓宮景直以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

平子龍云迂儒此何言也聖人制礼之日預慮有後世廢后爲人所殺而不得其屍者別立其法乎

○韋后疾節愍太子洮已去力崔中宗每年取衛府封物以給東宮服用給事中盧粲奏太子継雖主鬯歳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如周礼諸用財器歳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会今乃供諸王等吏非所謂憲古法今者詔可之

又安樂公主婿武崇訓死少卿趙履温諷公主夫天請墓

視陵制、槩駁以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
制、非後人敢援比、崇訓塋兆、請視諸王、詔答安樂々與永泰
不殊、崇訓當與公主同穴陵制、不煩固執、又舉雍王故事、以
今崇訓雖封魯王、論親尚不相及、雍王墓猶不稱陵、緣公
主如何可得、帝竟依之

平子龍云、有是哉盧氏子、諫太子等諸王、駁崇訓墓視陵
制、是則所以暗銷僭亂凌上之患也、其言皆有典例、格法
之不可奪者矣、儻不如此、雖則博覽經史、亦何益之有、此
之謂以其所學、置之於事業也、有是哉盧氏子、

崔沔自幼純謹、口無二言、事親篤孝、

平子龍云、傳首載其人之孝悌忠順之事者、後來往々有言
與行之有益于國事者矣、如無孝悌忠順之事者、傳後贊々
々無足於見者也、非可愧之尤甚乎、

沔云、晉盧湛家祭、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変
文而通情、國家清廟時享、設周制、具禮饌、古物存焉、園
寢上時膳、備列漢法、他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
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并蒐狩親獲、莫不薦而
後食、尽誠敬也、若此已至、無以加矣、不可加籩豆以為嘗、
亦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
美物、而措諸廟庭、徒近俳耳

平子龍云、宋太祖與蘇東坡之說、蓋權于茲、雖非無瑕、而
亦一說也

沔又曰、夫禮本於家、不可以貳、故又以尊宗、毋以厭降、是以
內服斬、外服緦、尊者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比制唐
禮推廣舅恩、故引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之、不
可戒哉

平子龍云、漢武欲立其子、而殺鉤弋、雖曰殘忍、而知防慮者之
所起矣、而況於殺恩於外戚旧男家乎、崔沔之說是也

○大理卿李朝隱奏武彊令裴景仙匃乞贓不当死且其先祖
寂開国有功後遭酷吏破家誅戮略尽唯景仙独存縱
応死猶当宥之以全庙祀有詔决杖流于嶺南
平子龍之裴寂者開国元臣之長也雖十世猶可宥也其孫
景仙坐贓当死然其惡未及民生則不在斬戮之限宜貸其
死以令奉祀也方有以見国家待功臣之子孫出於忠厚惻怛
之意矣朝隱之議是也
○賈言忠以監察御史督遼東軍餉還奏山川道里
并破賊状帝問諸將優劣言忠于李勣忠心厚重国龐同善
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高侃忠果而謀契苾
何力沈果持重有統御才然頗負忌剋之辟帝然之
平子龍云賈言忠論諸將優劣探索呈露其人肺肝
莫復餘遺矣識量深遠知人之明一何至于斯乎可謂真
將才也惜哉当時無有知之者不能卒盡其才于古今何不思遇

之多哉
賈曾諫肅宗聖人誅乱必先于綏之宗礼儀按法殺人者死
義不可易今王去榮以一朝方偏裨提数千士不能整行列輒
挾私怨擅殺富平令杜徽陛下若以為新得陝州去榮不可
守臣聞太原有李光弼上黨有程千里雲平昌有許叔
冀南陽有魯炅雍丘有賈賁睢陽有張巡未嘗之人
若以一材能免死彼孤矢絶倫劍術無前者恃以犯上將
何止之疏上太師韋見素等皆以為衆不可赦遂殺去榮
平子龍云以私怨殺縣令之者反逆也漸不可長也假令有大利
害于其間曷々得貸其死乎諸葛公云孫武之所以能制勝
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可不思乎賈曾之諫是也
又云賈氏自祖至孫三世不隕家聲而賈至建議可取者大
多可謂堂搆一美事也
○齊澣自少聞敏言動不凡年十四見李嶠々稱其有王佐

文稿 晚成堂藏

才、

平子龍云、澣雖夙成聰敏、啻十四歳童子也、豈期之旄王佐乎、全是李嶠妄言耳、方見其後來之事、可知其亡妄也、

澣議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澣議貸其父、太守不可、固爭以免、

平子龍云、畢竟不得自專、或因尊長之恐迫、亦未可知也、然當父子同論死、則萬々不能貸其子、其子亦不能独生也、澣貸其父者、其意蓋有在也、是乃律外之義也、亦有見惻怛之意也、

為汴州刺史、地當輻輳、人庶浩繁、称職者鮮、惟澣以清㓗聞、會睿宗封泰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裔君長湊集、供頓彌數十里、為列長棚、帝幕辨貢、上食千輿、車貢自雇膳、帝嘉其知禮、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

平子龍云、供億豊備、不見匱乏、棚幕綿亘、食具千輦、可謂盛矣、只不能無阿諛之嫌也、然臣子之義、至是不得雖一物不具備、如不具備、則似不敬、然則為刺史者、生平節自奉、以蘊聚蓄積、備不時之用可也、如夫不細心措置、安能為此盛挙乎、

天保壬辰秋九月念日燈下校鄭

讀史臆斷

岳原平山潜子龍氏著

唐二

○王丘守懷州、在職清嚴、吏人畏慕、会東封、独不献恩餉饋外、無他献、

平子龍云、王丘之其行已也、廉潔清約、寔有古人之操矣、當東封之時、饋餉外無他献者、此其素志也、如齊澣才氣秀拔、以故供億豊備、無可比擬、然其迹似市恩、其不及者遠矣、王丘雖無運動轉化之才、而清操無比、盖原憲之流亞也、予雖不似、竊〻学王丘、

○玄宗過元夕、大設燈火、弛禁禦、奉上皇縱觀、幸御安福門、觀百司酺宴、右拾遺嚴挺之上疏陳五不可、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不使靡費、今暴衣冠、羅妓樂、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

府縣苛賦、閭閻嗟吁、留毀生産、撓方香之業、
欲同其休、而反遺之患、帝納而止、
平子龍云、昔者漢武定罷都試之法者、何哉、自西都之
季、都試或以為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之、又翟
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勧光武、亦以秋試之日、是以後遂
罷停其法也、夫設法之有、疎虞、雖則教兵之事、猶致
如此之患也、況元夕張燈、解弛禁禦、上下雜沓、皆酔放
肆、以忘戒備乎、一旦及賊乗之而起、將何以應之、挺之
諫是也、

○嚴武字季鷹、挺之子也、自幼豪爽、不類凡兒、方八歳、忽
母裴氏不為父所答、独厚其妾英、竊就英寢、奮槌碎
其首、左右驚白以為戲殺、武爭曰、安有大臣厚妾
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乃長、敢於見聞、讀書不究精義、渉獵而已、歷官
至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于當狗城、収復鹽川城、
威震一方、蕃不敢近、卒年四十、其母且哭且喜曰、而
今免為官婢矣、

平子龍云、嚴武無挙之孔北海也、而北海推讓君子也、
季鷹粗豪、跡弛之馬、不覊也、且也不法縱肆、亦多殆
不可縄檢也、雖不足下評、而亦度外奇絶之士也、古今可
比倫者、蓋鮮多、惟宋呼延贊庶幾于此、遇緩急之
日、英主之駕御、必有可見者焉

○席豫補襄邑尉、奏事闕下、值安樂公主請為皇太
女、上皇以梅福自比、請立皇太子、諫切時忌、人為寒、懼公
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汗遁去、
平子龍云、安樂公主、將表為諫官者、貽賊后讀駱賓王撰、
徐敬業檄文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子安在、曰人有才如此
令之流落不遇、宰相之過也、相同矣、蓋其故智而収人心之

術也。嗚呼可畏哉。席豫蓋有知之也。詎爲所汚而遁去、
所謂君子見機而起、不俟終日者非耶。使狄仁傑聞之、
幾其愧死、
○左拾遺趙冬曦上書、以爲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
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奸臣侮玩、著令無亡條、出罪舉
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
輕重沿愛憎、被屈者不知其數、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
遠機闕、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請刊定格式律條、
直書其事、使有犯者、雖貴必坐、無犯者雖愚必知、
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
平子龍云、律文謹嚴、不可妄意改變、一字皆一意、一言乃一
理、有不以尚且而下之義也、如夫例分以准皆各其及卽若八
字之義、實是輕重之權衡、大小之矩度也、若無之則大小
輕重、厥而爲一、是亂道之言也、請以人命之一端言之、有
謀殺、有故殺、有誤殺、有過殺、其殺人死之狀則雖同、而其致
死之情則各異也、謂之直書其事、竊恐謀故誤過之字
用殺人者死之義、槩而處之於死、則輕重無分、狀情無別、
不亦寃乎、是何異於欲棄規矩而製方圓、去權衡而量輕
重、適見不可得作而已、今因刑官獄吏舞文、出入人于罪、
歸咎於法書而改竄律文、猶以兇賊用劍而一殺人、歸罪
於劍而銷棄兵器也、柳亦何愚、
○吐蕃金城公主請文集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秘書正
字于休烈疏諫、吐蕃西羌讎寇、經籍國典、昔東平求史
記諸子、明帝不予之、豈非以多兵謀雜詭術乎、若又貽
以經典、何異假寇兵盜糧也、竊公主下嫁、常用蕃禮、僕
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蕃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
其情、亦不得已、請去春秋、其書當周德既衰、諸侯強
盛、以臣召君、專競征伐、情僞是生、變詐是起、無足所求、

以滑詐術、疏入、詔宰相議、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
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正宜漸以詩書、陶
以聲教、狄烈俱見情爲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孝禮義
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
平子龍云漢世全盛之時外夷遣子入侍、或辛京師者往々見
于吏、無所不可、何拒之有、況於今經史乎、呂秦之時雖焚
書抗儒、秋豪傑愚黔首、而猶有輟耕大息於隴上者
矣、嗚呼英雄之輿豈在讀書與不讀乎、復爲奸猾詐僞
亦不必興于此、石世龍、赫連勃々、竇建德、劉黑闥、安祿
山史思明何書可讀、
○國子祭酒劉允章建言、群臣輸僅錢修學、宰相
五萬、節度四萬、刺史萬、詔皆可
平子龍云修復學校者、官府之事也、使臣子輸錢以爲其費
用者、固非國体也、惟此時也、屬唐末季、國用匱乏、蓋

有不得已而然歟
○張薦疏奏、顏真卿云々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
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拘囚環堵、顧將鈞鐵戟、呼嗟
憤恚、失寢忘食、不知何以堪此、伏聞希烈〻之母、鍾念
幼子、日不絕泣、今俘其妻及祖母、逮捕京師、留之無
益、請置境上、以贖真卿、疏奏、盧杞持之不報、
平子龍云使張薦說果行、真卿必不死、夫真卿國元老也
被害于賊、則國家之大恥辱也、代宗不知之、慮真暗君也哉吁
○顧少連補查封簿、民患虎孽、衆塞陷穽、移文獄神、
虎不爲害、
平子龍云韓愈刺史潮州、惡溪有鱷魚、殘食畜産、民是以
窮、一日韓自往視、令其屬拔羊豕溪水、作文驅之、其夕暴風
震雷起谿中、水涸、西徙六十里、民以無患、宋陳堯佐通
判潮州、有張氏子爲鱷魚所食、遣吏往捕、果得人鱉

異之自韓愈至堯佐、自生霜凡二百年、鱷復食人、則韓愈時鱷不徙也、不徙也必矣、夫人之兇狠好猾者、雖諭之以道義而不敢聽受、而況於惡魚乎、將安以文驅之、如堯佐捕殺之莫若也、顧士連移文獄神、亦韓愈驅鱷之類也、余未能保虎不為害矣

○馮伉為醴泉令、百姓多猾、為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平子龍云、明室之制、有木鐸老人之設、當每旦扠氣、猶存之時振鐸巡行卿邨閭閻之間、朗誦六諭、可見教化風動之有道矣、馮伉著諭蒙、班頒每鄉、亦此意也、非有志于安民者、其誰能如是乎

○孟簡充山南東道節度使、託腹心吏陸翰上都邸進奏、關通中貴、事泄、追至殺之以滅口、其家詣闕訴冤、且告贓狀、甚驗、獲貲、責授賓客分司、再貶吉州司馬、

平子龍云、孟簡託營私事於陸翰、及事漏泄、又殺之以滅口、罪情至重、其家訴冤、且告奸贓、梅聽得實、而猶止於貶責、此何理也、夫刑賞者、治國之要務也、若失其實、可而不賞、可刑而不刑、則國非其國也、宜哉、至日々陵夷、遂不可振舉矣

○胡証少矜飲、任俠、自負膂力絶人、歷官至金吾大將軍、長慶元年、太和公主出降回紇、授撿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行及漠南、回紇來迎、多所要脅、欲以戎服變華服、又欲以王姬馳徑路、証抗志不撓、守漢儀法、竟不辱命、

平子龍云、胡証所華正者、皆合理義、且不從回紇要求、使一守漢法、不辱國命、實有足稱者矣、蓋得之於膂力使氣之餘勇焉、如其務華修厚、自奉者、亦其家氣濤溢而然耳、與夫守業公佩溫相同、若大而有此癖、不可亦大咄

乎比之章陵恇怯、而每食萬錢、其相去也何其天淵、

○盧坦除壽安令、遇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織未就、請延十日、不許、坦寧坐罰俸、使民但織而輸、勿顧限、

平子龍云、盧坦坐罰俸以救民之急、眞循吏也哉、任牧民之官者果皆如此、何患民之不安矣、余讀之反覆者數四

○李錡及、議祖父廟墓當毀、盧坦言淮南王神通有功、矧爲五代之祖、遠不相及、遂得不毀、因賜戶五以備灑掃、

平子龍云、反臣可誅矣、夫浸淫乎親類、發掘其遠祖之墓、毀滅之基廟、何殘忍乎、況淮南王居開國功臣之一乎、斷斷乎非主天下者之所可爲矣、明季發掘流賊李自成祖父之墓、于時無一盧坦、遂陥田單欺燕人之計、悲哉世無其人、

憲宗元和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浸毀、宰相李吉甫請移於天德故城、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爲張仁愿制敵人上

○築城當磧口、居虜要衝、水美草豐、邊防所恃、今河流之決、不過退就二三里、奈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謀、況天德故城、僻處确瘠、其北枕山與河絕遠、烽候警備不相統接、虜若馳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非所利也、及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坦議同、事遂不行、

平子龍云、張仁愿築受降城、實在中宗景龍二年、當時唐休璟等、以爲不可保、仁愿固請築之、城遂就、自是虜不敢踰山牧馬、且省功矣、至于斯既經百有餘年、盧坦謂因河浸外移、其說盡矣、然時不能用、卒然徙于天德軍、可不痛恨乎、是乃與漢鄧騭議棄涼州同、而與明季不撤寧遠兵守京師異、又明熹宗時、勅孫承宗督山海關、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從事、既至關、乃出關巡視寧遠、集諸將吏議所守、衆多主守關議、獨

總兵馬世龍、請守中後所、而袁崇煥度虜壽絕及副將
第元儀、力請寧遠、袁宗然之議乃定、寧遠在山海關外、
守寧遠、則所以守山海關也、若撤寧遠、則山海之勢單外也
是乃撤藩籬、開堂奧也、豈在其能守乎、是以袁宗欲守
關外也、乃乎魯孟孫氏寧不墮成、肩頃巢單于不棄甌脫
一意也、學者須彼此照應顧眄、以悟入於經國得失、緩急
安危之機焉

○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因其父、興聞、詣吏自首、
吏議減死、諫議大夫王彥威上疏、據法事前不首、
事後難原、詔竟貸死從流、

平子龍云、勿論事前事後、以其父被囚、乃詣吏自首、其情
可矜、非欲家滅免而自首也明矣、官貸死從流、固為
允當矣、王彥威不能之奏、欲科本罪誤也、

○鄭權杞楊洋厚從事、試司兵參軍節度使劉昌符被

病入朝、度軍必變、俾主留務、甫及上路、勇起權攝身
抗辭、入白母中、喻以逆順、因殺首亂數人、三軍畏服、德宗
聞而嘉之、授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

平子龍云、三軍之衆聽從一言之下者、果何之術也、要在權攝
身入白母中、不顧死命也、乃馬燧披襟而示之心、五降除
廷光者與此一揆也、雖强兵悍卒焉獲不感動乎哉
曾討李師道、率衆臨境、奏於平盧安德間、置道歸化
縣以集降民、

平子龍云、分離敵衆、使其勇弱之術也、其要在置五縣歸
化縣治、而暴白我招撫之實、矣儻不如此、未足運動招撫
之實於形勢之上也、可謂措置至于斯、莫復餘力矣、又云
其賂遺中官者、實鄙夫之事也、使子龍遂鄙權、必也唾罵
之、唯以權有偉才、姑恕貸之可也、若果無之、則豪傑之士
也

○王質通五代孫去員志操思立名於世以大其門以講
學為事手蹈强仕不求聞達親友規之以揚名顯
親非耕稼可致始白於母請赴御擧畢白至御史
·中丞
平子議云傳說築傳巖伊尹耕有莘呂尙屠牛於朝
歌孔明荷鋤於隆中然聲名洋溢于千古事業顯赫
于一時豈在進士科擧乎王質不知之慮汲汲赴科擧
其與庸人異者幾希矣宜哉終身無一功之可稱碌碌
喘息於官路而后已鄙哉
○文宗時許康佐遷中書舍人帝讀春秋至閽弑吳子
餘祭問閽何人時中官方强懼不敢對後觀書遂
遊美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閽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
以為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邇刑臣多
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

旗氏

韓瑗傳太宗朝司農以階價市木橦孫伏伽言甚識大体

下念之宗廟社稷之福於是內謀翦除康佐知帝指固
辭疾
平子議云李訓鄭注奸詐小人焉足一旦謀除其國家痼疾
之害乎然就其所為之形而論殆如乃心王室者也許康
佐果知其不可盍歷擧竇武陳蕃何武等事以諫上帝諫
諍及再三而帝猶不聽則奉身以退無所不可矣康佐旣知
帝意在于此而無有一言救止之者辭疾而去其為身謀可
也獨奈其國家何人臣之道果其如此耶公羊子曰人臣無
將將必誅子龍將誅許康佐并及邵經邦以其曰哲哉康
佐能知趣也夫左袒于不忠之人則不忠之人也誅其不忠人何
不可之有
○太宗時司農市木橦倍直與民左丞韋悰劾吏隱沒下
太理訊太理卿孫伏伽奏駁曰緣官市貴故民直賤
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

伽遠矣
平子龍云、以上數事皆讜言也、然尚或有継之者、独駁以司
農市糴、倍直與民、効為隱沒、白官市貴、民直賤、司農
識大體、不見直其罪之言、非人之所能及也、武后謂徐有功曰、卿
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亦
此意也、自非知治術之大体者、未必及于此、
○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
立諫曰、三尺法与天下公共、一動揺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
業經始、奈何輦轂之下先棄刑書乎、
平子龍云、直言如秋霜烈日、使人懍然矣、雖張釈之亦不
及于此、
會闕泥熟別部、數梗辺、朝廷議欲用兵、素立以為不足
勤王師、遣使諭降、開屯田、立廨舍、夷人感其恵、率牛
馬以獻、止受酒一杯、餘悉帰之、

旗氏

上會字上、當補為瀚海都護、以領突厥鐵勒部十二字
平子龍云、洪範三德、高明柔克、三略曰、能柔能剛、其國彌光、能
弱能強、其國彌彰、共是握拿柔剛、以応時宜之義也
素立不用兵、遣使論降夷人是也、昔者苻堅南下時、謝
道安説堅曰、必不得已、陛下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
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
也、亦一意也、豈必流血漂鹵而后為武乎
○高祖以舞部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禮部尚書李綱諫
曰、天下新造、陛下開太平之基、功臣賞未及徧、高才猶伏
草茅、而先令此輩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墀、殆非創
業垂統之道、帝不納
平子龍云、李淵非創業之主也、以子世民有左支右吾於其際
幸為有唐高祖而已、今以安叱奴散騎常侍者、後来肅宗
以宦者魚朝恩為監軍容使之作俑也、李綱之言深中時病、

晩成堂藏

而不知之用悲夫、余竊索其為人、亦後唐李天下之流耳
豈創業之主乎豈創業之主乎
○魏徵嘗諫帝、以隱刺餘黨多不自安、往々潛伏思亂、不
示至公禍不可解、帝命與李桐客往河北安慰、得便宜
從事、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
顧謂桐客曰、頃者受命、李為宮府旧人、欲悉原之今復
執送、誰不自疑、吾輩雖往人将不信、即貸而後聞
還奏帝悅、
平子龍云太宗遣魏徵慰安隱刺餘黨者可謂能選所
用也徵本為隱太子洗馬、既已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
則聞見之者必信帰正之無虞、而思亂之心沮矣非計之得
者乎、徵道遇械送李志安李思行二人、即后以聞雖初得
便宜從事而亦果断之所致也、其自來諸河北而既足使
反側子信從寬免一也思慮之所及一何深遠矣

皇后以鄭仁基女美而才、請為充華、典冊已具、徵聞其已
許聘士人陸爽、乃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
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
已約而娶之、豈為人父母意哉、帝痛自咎、即詔停冊
平子龍云魏徵以聞鄭仁基女既許嫁于陸爽、諫止納之
於宮中、是也、太宗殺齊王元吉而納其妃楊氏有寵
文德皇后崩也、欲立為皇后、魏徵諫之乃止、怪哉徵何不
諫於初納之之時、而及是諫立為后、不亦遅乎、雖不立為后
而殺弟奪其妃瀆倫穢行孰甚焉、楊氏之於納許嫁女
其軽重一為如何乎且也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状、爽亦
表言初無此事、而徵固執、遂不納、此所謂論細小功者
也嗚呼徵之賢也、而不察大小軽重之分者如斯、怪哉、子龍
為之低回沈吟者久矣
太宗問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将相

似非可比、帝曰、徵蹈復仁義、欲致堯舜、雖亮無以抗

平子龍云、諸葛公出處去就、古今無比矣、徵不能死建成之難、反臣事于其仇、不知羞悪、其操履節義亦將焉在、若人而致其君堯舜者、斷乎靡有此理矣、況欲致君堯舜者、而得不救止殺其弟奪其妃、于徵高拱坐視而無諫止之、則雖欲致君於堯舜之聖、亦不可得而已、辟之以書御者、欲致駑駘於龍駿也、非君臣不共自知一己行義何如之甚乎

帝嘗上封者衆、或不切事、欲加譴責、徵諫曰、古者立謗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乃其遺也、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是、為朝廷之益、假令或非、無損於政、由是皆勞遣之、

平子龍云、以封事不切、加之譴責、誰有獻言者乎、漢文止輦受言、未嘗不稱善、是乃所以稱三代以下賢帝歟

旗氏

○貞觀二年、王珪侍中、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以示珪、此廬江王瑗姫、其夫為瑗所殺、而要此妻、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所為善耶悪耶、帝曰、殺人而取妻、尚可謂善乎、珪曰、姫今在帝側、竊謂陛下善之、苟知其悪、何不遣去、若更納用、此與郭公善々不能用、悪々不能去、相幾何哉、帝嘆善其言

平子龍云、殺齊王元吉納其妃楊氏者、則廬江王之事也、其罪悪反有甚於彼者也、蓋王珪因以諷諭之也、怪哉、以帝英明不能自省者何也

○貞觀四年、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東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陳五不可云々、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乾陽畢功隋人解體、臣恐此殿卒與同帰於乱

平子龍云、乱離之後、府庫未満、凋弊之民、蘇息未安、而汲々於営搆、是復生一隋煬也、玄素苦諫而止之、直哉、直臣也哉

魏徵所謂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者實然也。抑太宗營搆之
事雖因玄素苦諫而止、比之漢文以當中人十家產、罷作
露台其相去也何啻萬仭而已乎

○馬周上疏言五事其三曰詔書令宗室勳臣悉就蕃國、貽
厥子孫、竊惟陛下意誠愛重、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
然不思所以安存保人萬一子孫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
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欲存則欒黶之惡已彰、臣謂宜
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才行、隨器而授、方可免累、
平子龍云是乃李百藥魏徵及柳宗元等、廢封建之説也
夫封建果非、而豈不肖子孫襲封嗣世、貽禍於一方百姓則
亦將使天子一世而去位乎。是亂道之言也

其四自陛下踐祚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必謂
乘輿一出勞費無藝云故忍孝思以便百姓、然而一代史
官不書皇帝入廟之事、何以示來裔、雖云大孝不在
俎豆之間、聖人訓人、示不忘本、
平子龍云雖當時賢才满朝、而未嘗見有諫帝不親廟享
之禮者、及是馬周始言之、可謂知出治之基本也

古來興亡、不由積蓄多少、推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
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
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世充
與密未必能聚大衆
平子龍云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
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大蓄積
穀粟者、所以備飢荒也、不知之慮、今以李密因洛口倉、王世
充據東都布帛、遂欲廢蓄積、此何異於因噎而廢食
非可笑之甚乎、夫隋之亡、因煬帝淫荒暴虐、非因蓄積穀
粟布帛也、馬周之言、抑亦何愚、

長孫無忌被召入東上閤門、誤不解佩刀、封德彛論監門校尉不覺之罪應死、無忌罰贖、大理少卿戴胄曰、准律駁以御罪惟均、臣子於君不得稱誤、陛下錄無忌功自可特原、若枉法贖銅、未爲得衷、有詔復議、德彛執前奏、胄又駁曰、於法固然、緣情無別、無忌既以誤輕、監校不宜獨死、由是許生、皆免

平敬明公案駁議曰、古者伯夷典礼、皐陶掌刑、禮與刑一物也、出此則入彼、亦禮節之當所然、法禁之當然也、若刑禮不得允當、何以勸懲諸、按無忌佩劍入閤、非有放肆蔑君之心、其罪全在失誤、雖其情既然、而其事至重、封德彛論校尉罪死、無忌罰銅者、盖以無忌爲當失儀之刑也、律曰祭祀及謁拜園陵、若朝會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俸錢半月、此乃以其失誤在坐作之際而已、若夫佩劍入閤其事至重、豈唯失儀乎、戴胄議曰校尉與無忌皆誤其罪均、若原無忌而殺校尉、不可謂刑、此議前不詳審、請學此獄、夫無忌之罪不敬也、律曰若不係宿衛應直、合帶兵杖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律所言如此者、盖以故犯者故也、今無忌之罪雖全出失誤、而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矣、是以無情之可原宥者也、惟無忌係應議之人、則當取自上裁、今試科其罪、則絞杖決以議功論之、減其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當收贖焉、夫校尉之罪在失覺察情係不慎、豈有校尉可過減之理乎、亦不可以首從論也、然則與犯人同罪、名例律曰凡稱與同罪者、止坐其罪、至死者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此乃真犯者犯死罪、則同罪者減一等也、由此觀之、校尉之罪亦該杖一百流三千里也、若不知之李謂無忌之罪以至失誤、兼原宥校尉之罪、豈足称典刑乎、錯亂極多、

平子龍云、此一則左門人平敬明所著公案駁議之中、以其

愚見同、故錄附于此

後漢桓帝元嘉元年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
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
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劉友益曰、春王正朔、萬國會
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禮、罪孰大焉、獨陵劾之、嘉
乎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

○唐代刺史蕭齡之受賕當死、詔群臣議、請論如法、御史
大夫唐臨言群臣不知上所欲議之意、在律有八議、齡
之齊高帝五世孫、當在議親議貴之列、今既許議、而
又加重刑、是與礼律相反、不可為萬代法、帝然之、由是
免死

朱子語類云、八議在周禮、律書引之而已、非李在律也、且也
議親議貴者、謂其當世為親為貴者也、非謂異世
隔代之為親為貴者也、唐臨不能之察、而失應議之實

不亦空疎乎、且當時滿朝臣工、無辨明蕭齡之非應議
者何哉、原文議貴之貴、恐賓字訛也、周礼八議注鄭
玄云、議賓謂所不臣者、自二帝三代之後、唐律疏議議賓
注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然則齡之雖齊高帝孫、而今
為人臣、則不可用此議、或以齡之為刺史、為議貴耶、則亦
不可引齊高帝也、唐律議親注謂皇帝祖免以上親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齡之於
唐室無如此親、則亦不得引議親也、夫高祖即位初、命裴
寂劉文靜等修定律令、太宗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等
更議定律令、至~~素貞觀元年長孫無忌~~後及高宗永
徽四年、唐律疏議成、蓋有國初至于此時、非不用意於刑
法、而群臣粗漏于律意如此、可怪哉

左臺侍御史唐紹奏、昊順二陵各置守戶五百、三思及崇
訓墓、各六十、外戚之于昭陵、礼同不可、請親王墓戶

祇十梁魯追贈乃可踰乎又言比來豪家以備人象
驕賑豬相矜下逮衆庶流蕩成俗宜按令式誅
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推陳墓所婚家盛設障車
擁道為戲樂邀貸貲甚傷禮化不可示天下事
遂不從識者嘆矣
平子龍云此時立律令格式旨制度謹嚴足以可法式而不
知施行之天下徒事於高閣以為文具粉飾而已是以京城
下風俗僭肆無制妄設如此亦甚多學天下如往則所
以遂釀成天寶之亂也吁
○帝征遼拜右丞劉洎兼太子左庶子攝校民部尚書輔
皇太子監國詔以盡心匡弼宜識朕意洎頓首曰願
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語戒曰卿性
疏而剛恐以此敗會師還帝患癰洎憂之褚遂良
素不相悅誣譖前語謂今輔少主行伊霍故事

大臣有異者按誅之及愈召洎問狀引馬周為證遂
良執不已乃賜自盡臨決索筆牘欲辨有司不
與帝後知之皆除罪
平子龍云謂褚遂良誣劉洎行伊霍故事者俔女子之言而
已遂良賢者也豈有此事乎且也誣人者非以其人之所可及
者則誰信其誣如謂聾者聞蟻鬪盲者視黑明人豈信
之乎夫行伊霍故事者非必居伊霍之位必握伊霍之權
者決不能為矣若雖使遂良果至愚誣行伊霍故事而
太宗英明豈聽受之乎由此推之謂遂良誣劉洎者俔女
子之言也
○王義方少孤貧事母謹甚及長博通五經褰拔特立
高自標樹應舉赴京道遇客愬言父官遠方病欲
往省困不能前輒遺所乘馬不告姓名而去不肯造
請貴勢魏徵欲妻以姪女固辭徵薨後始娶之其勵

志如此、久之從洹水丞適張亮兄子皎自朱崖還、臨終委託妻子、許以歸葬、時皎妻年少、設誓於神、使奴負柩、妻抱子、載以馬、自步從之、葬事已畢、告于亮墓、皎其妻家、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會李義府恃因婦淳于氏有美色、迫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事露、因而自縊、無敢白者、義方將加劾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乃上言云云、輦轂之下、邪臣得肆、殺人滅口、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復與對仗彈文、叱義府下、跪讀所言詞旨凜冽帝疾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任終、往客昌樂、母喪隱居不出、卒年五十五、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平子龍云、王君真忠賢也、當時罕無其比矣、其母亦賢媛也、故生君賢、君子耶、其門人員半千何彥先亦賢也、嗚呼

姚氏

有此母而生此子、有此師而有此弟子、可不謂盛德乎、至義方遺馬於窮客、不告姓名、其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子龍誦之悲壯慷慨、淚痕沾巾、因抄錄于此、使讀評者知其畧也、又云松柏不生於瘠土、名賢不出於陋儒、盛德之薰陶誘掖、其効不誣、宜哉有如此賢子弟矣、

○先天中賦絹非時、穀益賤、絹益貴、人多從亡、梅李使韓琬嘆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撤罷督、乃閣詔可

平子龍云、吾夫堅王曰臣義而行不待命、令韓琬不須報、可移撤罷督責、販匹乃後以聞、形雖似專輒、而情在于愛民、可謂能臣也、自非灑脫利害得喪之累者、其誰能全及、

平龍子云、何世無人才、自是以下、大抵武后竊位之時人也、雖有事業功烈之可取者、而甚非背出處去就之大義、可不

恨惜乎今姑貸事偽朝之罪聊加批點於其事之可取者
也讀者不以人廢言而可也
右補闕朱敬則上書武后曰往者七奏行申韓之法重刑
名之家張公室杜私門此皆救弊而然至于天下已一可
易之以寬簡潤之以淳和顧乃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
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既已定天下適定乃丞陳詩
書説禮樂開王道納陸賈之説用叔孫通禮儀
此知變之善也臣聞之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樂者聖
人之陳迹也祠祀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國
家自文明以來人心未一故不設鉤距無以禁奸不切
刑罰無以息暴比者不出房闥天下晏然即向時謀
策今之芻狗顧鑒秦漢之失考時事之宜遵蘧廬
遺糟粕下寬大之令流擁蕩之澤頓隳羅之芒刃塞
羅織之門戸使天下廓然更始豈不樂哉

平子議云此書知變通達時務宜熟復玩味以悟入于運
用治機矣
神龍元年出爲鄭州刺史密語敬暉等若殺太子令李北
軍誅竪子兩飛騎力耳暉等卒用其策
平子議云中宗復辟之業發于朱敬則事就之後敬暉等
蓋奏達創意在朱敬則之由使賜賞也鄙哉其自
札尊後五王家禍敬則以壽終猶吉直突之害於未然
而不得報酬也然其不得報者又敬則之所以爲幸也
○徐有功嘗語所親曰大理人命所係不可阿旨詭辭
以求苟免故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
喜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唐書贊曰不以唐周貳其
心可謂得其本矣
平子議云徐有功終自剛直實有足稱者也然事偽朝受
僞官則既背戾大義矣惜哉是亦一小狄仁傑而已唐

者賛曰不以唐周、貳其心甚可怪哉謂事偽朝者以
為不貳其心不知如何之謂也是亦興于邪黨之臣甚者也
○大理正王志愔奏曰隋文帝廢子秦王俊為并州總
管以奢縱免官、楊素請赦之帝謂若從其請則
朕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當別制皇太子律矣
平子龍云隋文帝謂若從其請、則朕乃五兒之父非兆人之
父大哉至言不如此何足君臨于四海乎皇太子律、乎作天
子兒律 秦王俊非皇太子即則非作天子兒文一哉不過、經
邦漫弘也改、非亦無智妄作之尤甚乎
○中宗議張易之黨與、張廷珪建言自古革命人心離別
則以刑勝殘、今唐曆不移宜以仁化蕩宥、刻天下編
走者多、盡誅則已暴、罪四訓則不平宜一切洗貸上納之也
平子龍云此時竄治張易之黨、其武三思等則中宗免遇
弑逆之禍矣 張廷珪妄言、遺禍根於其國家、罪不容誅

張柬之等誅易之時薛季昶謂曰二兇雖誅産禄猶在、請
除之其先見可勝称乎比之廷珪其相去也一何天淵
廷珪出刺史蘇宋魏三州疏言宋魏兩道旁倚大河地
勢雄奥、豪傑不時竊発、今逆臣驕主、多古封、户以
蠶桑所宜、雖遇水旱、得以絲折租、若果従之則職
右羊馬山南椒漆、山之銅錫鉛錯海之蜃蛤無塩
皆當充税、豈独河南北外於王度哉 願准折免、
平子龍云遇水旱、以絲折租尤不可也若其地山険労苦
于轉輸之処非遇歉歳則以其境所産之物折租輸納亦何
傷及所以令免其困苦也
○盧懐慎有經國志嘗謂人君足食足兵而又得士、天下方
可謂理、
平子龍云足食足兵者乃商鞅商國強兵也、其中自有几百
法術、多少規則在矣非得其人其才未足以運動法制而開拓

治道矣景亮之言是也
○武儒衡者武平一孫也才度俊偉氣直貌壯言不妄發
與人交終始不渝帝將大用令狐楚忌之計沮其能
乃召梁公儒衡撰為拾遺補之自草制詞盛推仁
傑功痛抑武氏以指切儒衡々々自以曾祖平一在天
后朝辭榮終老不污於累泣訴帝前
平子龍云武平一博學工文辭通春秋大哉畏禍不敢干寵
隱於嵩山屢詔不應中宗（宗字誤）復召為起居舍人玄宗朝
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卒時迫君為起居舍人玄宗朝
初有傳載其事余嘗下評於其所今復抄錄其畧以證
不事於武后朝
○前李府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公成受賂不訴有
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蔭金刑部郎中裴潾議杖擅
者之臣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敢

擅令元衡非在官毋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利母之死
受賄仇家逆天性當伏誅詔從之乃流元衡論公成死
穆宗
平子龍云唐律鬬訟良人毆傷殺他人部曲者減凡人一
等若故殺部曲者絞注云減凡人一等謂流三千里由此
推之今裴潾擬元衡於流實為允當也又賊盜律祖父
母々々及夫為人所殺私和者流二千里受財重者各準
盜論明律改流二千里為杖一百徒三年清律祖父母被
殺子孫受賄私和者無論贓物數多寡俱擬杖一百流三
千里蓋以棄人子之道與仇私和有甚於受贓者也大抵私
和罪如此未有處之死者也余竊疑其輕今見裴潾
論公成死方與余意同雖不合律意而論死者為是
也何則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今父母為人所殺死
下忘失與共戴天之大義毀滅寢苫枕干之至情覥

文編 晚成堂藏

然與仇讎言和其去禽獸者幾希矣此乃假手於人而弑
父母者也須從裴潾之議改正此條爲後王之法矣
○溫造字簡輿大雅四世孫拜侍御史遷左司郎中進中
丞過宮中昭德寺火勢將及宣政殿宰臣兩省京尹中
尉樞密皆環立日華門外督神策軍士救火惟臺官
不至造自劾臺有繫囚恐緣爲姦追集人吏隄防
申警所以後至請自罰三十直宰相議事涉無儀
有詔罰俸一月
平子兪云宮中失火火力熾盛將及延燒百官悉集只臺
臣不至溫造慮臺中係囚乘妄有爲姦宄者謹嚴隄
防而後趍之所以後至也此自非溫造思慮周偏無虞
虞之可同者其誰能如此乎不稱其無踈虞又以事涉無
儀科之罰俸此不知輕重經權之分之所致也夫無儀
者謂無違平常之禮容儀法也事係非常猶得用
常法手議者誤矣
文宗痛李絳遇害殷推造可定其亂卽授檢校右散
騎常侍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乃慮
用兵勞費奏諸道咸寧之兵時下方還用此已足俟臣
行至褒縣望賜密詔使受約束於是神策將董重質
河中將溫德彝郃陽將劉士和興元將衛志忠并張丕
李少直皆從以八百人爲衛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
門造命置大宴視廳事曰此隘狹不足饗士吏徙牙門
坐定將卒羅拜降曰吾欲聞新軍去留意可悉前旧
軍無得錯雜勞問畢就坐因令巡酒督未到者皆至帖
息不敢動卽問絳狀志忠張丕夾階環立援劍傳呼曰
悉殺之圍兵爭奮凡斬首惡教練使丘鑄并官健等
八百餘人臨其親及絳者斷号令者爲三餘並斬首內
以百首祭絳三十首祭王景延趙存約等并投尸於江

以功就加檢校礼部尚書日賣立葛緝後轉礼部尚書
瘍卒年七十贈右僕射有文集八十卷
○魏謩徵五世孫遷中書侍郎有奴告大理卿馬曙家藏
兵甲坐贓奴反無罪謩引律論殺奴
平子龍云唐門訟律諸部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明
律于名義除若奴婢告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者與子孫
卑幼同乃杖一百徒三年也比唐律輕宜以唐律輕宜以
唐律為正也魏謩議是也
○孟昭圖僖宗時為右拾遺黃巢陷長安駕幸蜀復遇襪
田令孜專權自恣以諫為職不可坐視衆亡預戒家隸書
若一進必致見害策收遺骸乃上疏極陳君臣一體安危共
之云々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疏奏令孜匿不
以聞貶為嘉州司户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家隸收其
尸葬之

平子龍云夫人臣之道當興王創業之日國家全盛之時
盡忠致誠危言危行亦所以易為也在衰運末季之世衆
亡既迫之日而盡忠誠致直言者難之又難者也孟昭圖死
諫詩是也謂之唐末能臣比于王可矣
○李大亮有文武才略隋末署龐玉行軍兵曹與李密戰
敗被虜賊將張弼異之獨得釋義師入關遂自拔歸授
土門令經官拜右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每思張弼脫死
之恩圖有以報弼匿而不見一日識諸塗持之涕泣悉
推家貲拒而不受奏授以己官爵帝為遷弼中郎將
轉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
平子龍云古人有因一飯之恩一衣之惠而奮不顧身殺而後
已者矣豈在物之厚薄輕重乎蓋慷慨于相知之深而已李大
亮者隴西豪族才兼文武也然當其一旦戰敗被虜籠鳥並
豕不翅不至危急乎以弼異之幸獨得脫一面精鑒何知

之々深所謂生死肉骨者也大亮欲報之德固当然而已竊匿
而不見推賊不受亦何以潔可謂賢乎雖狂義方遺棄焉於
素所不知之窮客不告姓名而去之謙讓清操亦何多讓
○隋末盜起始安郡丞李襲志傾私産募士三千乗城拒盜
聞煬帝喪与士民縞素三日或說以據嶺表取百粤
不從固守始安凡二年力窮援絕爲蕭銑所陷銑平
歸唐授汾州刺史
平子皝云煬帝昏虐海内鼎沸群雄蜂起此乃有爲之時也
如襲此時揚鞭南下據嶺表收百越則尉佗之業可期也李
襲志不足知英雄用武之機区々固守始安遂陷于蕭銑亦
不能死守受其僞官悲夫
李襲志弟襲譽通敏有機度隋末爲迎軍府司兵適
三輔盜起說於留守陰世師以兵據永豐倉發粟賑
窮乏出庫物賞戰士馳檄郡縣共逐捕賊世師不從襲
譽乃求出募山南兵至漢中高祖已定長安召授大府少卿
封安康郡公
平子皝云李襲譽說合于時宜果如此耶則盜賊衰止世
師不從惜哉爲襲譽者其說勿行而猶在此地則與其隋
害之道也襲譽盖有知之矣是以求出募兵於南山易云
君子見機而不俟終日李氏子有焉其所撰有五經妙言四十
卷江東記三十卷忠孝図二十卷
○張允濟仕隋武陽令務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与元武接壤民
聞其名有牸牛依于婦民久将分異妻家所孳犢婦家不
與詣允濟訴却曰若自有令吾何與民泣言令不能決怨家
其判誅以無難令左右蒙民首假作告者縶婦家云盜其牛
婦家爭曰吾豈盜牛者此牛乃壻家牸所生即撤蒙民乃服
罪
平子皝云是乃掌陰比事之流而已斷獄之道不必用如此智

教焉然亦非無小補也但其初當訊賣牛之人與買牛之月日
也果承服則可擬竊盜以科其罪矣
○煬帝召群臣謀徙都丹陽左右希旨皆謂江左望幸且久若
巡吳會復禹舊跡甚善門下錄事李桐客獨謂江南
卑濕地且狹隘不足以奉萬乘給三軍今時人力又屈無以
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之福
平子龍云江南卑濕土薄水淺人物輕浮非定鼎之地矣桐
客之言是也
○張柬之執政引楊元琰為右羽林將軍語以江上之言卽
定計策功成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賜鐵券覺
武三思構禍悉還官封請祝髮事浮屠中宗不許
及敬暉等得罪元琰獨全再還衛尉卿加金紫光
祿大夫後封魏國公
平子龍云楊元琰不知人臣之義與文宗朝許康佐同果

旗氏

察三思搆禍盍諫中宗令去三思若帝不聽則自誅三思
卽自歸罪於司敗可也尼聖曰殺身成仁夫戮大奸猾而安
其國家仁莫大焉不知出此請祝髮為僧者其謀一身是
也其謀國家非也楊元琰不知人臣之義矣
又云邵經邦贊功成身退今古格言哲哉元琰鳳擧
鴻騫此乃與亦許康佐一意也元琰還官封於封弘
農郡王賜鐵券之日無一所受則可謂功成身退者也元琰
不然恐武三思構禍波及其身故以功成自退從為之口實
而已豈功成自退者乎見三思誅後致位清顯周旋宦路不
能勇退可知也經邦不知之察深致稱譽抑亦何歟
又云稱如此失節之人以為明哲保身之賢者乃經邦之學
耶又何過矣讀者深自戒愼勿為其所誤矣至囑至囑
○中宗復辟時議禁嶺南酋得蓄兵黃門侍郎鄭
惟忠奏謂善為政者必因其俗恐禁之反擾遂止

平子龍云鄭惟忠奏善以為政者必因其俗之言真確論也夫領
表距京師數千里辟疆遐陬之区風化難及安能禁絶寓兵于
禁之則所以激其反擾也大神島入於裸國底逐蒂泰泊逃於
荊蠻断髮文身此言雖激切而亦因其俗以漸化導之之義也推
忠盖独有知之節

○薛珏還禁州嘗田使奏鐲宰相逹領俸給百餘萬斷
役三千戸時詔舉堪任刺史縣令者欲拔以文詞詔求良
吏不可責文學宜辟上変人之心為李廷問人間疾苦吏
治得失宰相多其計所用皆存戢

平子龍云宰相逹領州郡有賓治民之深害也薛珏奏鐲
除之自非毅思于治術者其孰及于斯珏又云求良吏不可責
文學真知言也若不果然猶擇大將以弓馬未拔不亦左乎

○韋宙為永州刺史俗多觸罪不知法乃給律書并生理
種植之宜先明擬定十家相保者督戰吏又創常平倉

旗氏

以待饑之、

平子龍云戸給律者周室讀法之遺意也明朝木鐸老人諷誦
六諭又此意也非知治本者其誰至于此又叙常平倉者後世
社倉義倉之先驅也

民令牛力為置社月令其錢採名得者先市以為準

平子龍云有真主降生於宇内節儉自率質素是主因力
於邦本則岡周之治底乎可復矣何患黎夫之令牛馬然
断々乎不可得也然則其宙令錢採名区々之事亦豈得
不因循乎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乗春与賓属汎舟易
于自自往引朴驚問故對曰方春百姓耕蠶惟令不事
可任其労朴愧與賓客疾驅去

平子龍云真循吏哉風韻瀟脱簡易飄散身自往引舟
使崔朴沮喪者蓋以精神運動能挫其機會故也可不謂

所賜快活之人乎
○張知謇歷房德定洺等十一州刺史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知謇独盡誠推奉與前後刺史董玄質崔敬嗣畳相匡護不少弛
平子議云張知謇言眞忠蓋之士也不以帝否竆之時無異志操非乃心中宗者孰其如此乎狄仁傑等不及知謇者遠甚矣
○李叔明治梓州請汰佛道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無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充餘還爲民不使農夫蠶婦墮業以避役德宗善之通行天下
平子議云李叔明節損寺觀降殺僧道之說乃月攘一雞之比也然方之於無規制無損減縷縱雜沓不知繩換者其相去也殆天淵矣

駕幸典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嚴戒子孫以死報國身殁後子孫驕縱貲産皆盡世以爲鑒
平子議云叔明輕財好施竭出家貲助軍與其設心如此雖子孫不驕侈而所以財產蕩耗也反言世以爲鑒全不知其說
○帝患李懷光與朱泚連和欲徙鎭山南梁州刺史嚴震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將衛用誠有反謀帝憂之會震遣牙將馬勛至帝告之以故勛請版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以復命帝悅勛還得符偕壯士五人出駱谷用誠驅數百騎來迎勛維之時天寒洌焚草館外士爭附火勛出符示用誠曰大夫召君用誠將立壯士禽之時軍士擐曰勛大呼曰大夫取用誠君等無與忽棄其父母妻子衆不敢動即送用誠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
平子議云馬勛果決能斷擧措沛然僅以數人禽反將於衆兵之中殆如禽狐兎何等勇豪雖不及溫造而亦推變奇畧之

晚成堂藏

士也因抄錄事實以望讀者変通焉又云嚴震誅張用誠拔其副以統師者失策也夫不待終日而誅及將安及卒曹馬勛之績也盡使勛統率其師勛既誅其將其卒豈不敢畏服其命乎

○崔寧喜縱橫術嚴武奏除利州刺史移刺漢州善撫士麾下感頭致死會吐蕃引雜羌夜西山武遣寧將而西隘為地道入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而還武大悦以七宝飾輦迎入成都以誇異之表為西山都知兵馬使

平子龍云嚴武以七宝輦迎崔寧者乃顛倒英雄之術也孫子所謂無法之賞者是也若夫居大師之任者無如此精彩鼓動之術則未足駕馭籠絡度外之士矣讀者不可不致思也

○張玠少豪俠輕財重士客隠兗州安祿山令偽將李庭偉率蕃兵脇下山東城邑至魯郡太守韓擇木橋怯具禮迎置館驛玠率御豪張貴孫邑段絳等將殺之擇木大懼惟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遂殺庭偉并黨與數十輩聞擇木等俱受賞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

平子龍云韓擇木具禮迎偽將則童於祿山者也既令張玠等御豪誅偽將及擇木假為魯郡太守以詩命下無所不可當其授擇木殺偽將唯擇木等賜官賞而不逐及玠々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嗚呼其度量寛弘胸次磊落真豪傑哉真不可及矣

張建封玠子也少屬文好談論撫慨負氣以功名為己任洛困李汲薦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支營田觀察等使在鎮四年創置軍伍甑事皆親性寛厚容納人過按抑細紀不妄典法未嘗枉害一卒每言事忠義感激人皆畏悦徐

晚成堂藏

泗復為雄鎮入朝德宗礼遇加等建封賦朝天行一章上獻帝
問以詔書蠲民逋賦何如對曰此皆積累年月無可徵收雖
蒙憂恤無所裨益在彭城十年号稱大治能礼賢下士無賢
不肖皆優遇之名士竊風延頸辟許孟容韓愈為従事
卒年六十六册贈司徒有文章行于世
平子識云有德者必有言蓋張建之謂歟吾則夜义念秘咒
也人豈畏悦乎忠哉感激許
又云蠲除積年逋負者従是仁声仁聞而已其實如建封
所言可謂知言也非復数年負賦將為足潤于恩澤乎
又云禹鬼不取腐蒭磁石不引曲針名士在下風者則其所
以為賢也又云建封終身事業雖無卓絶奇異者而術忠
良始終如一可不謂賢將哉
○大原尹鄭景山性清約倉有陳粟紅腐自取食之並給
○將士衆咸怨訕裨將黄抱節因而作乱害之

平子識云景山清約自食腐粟可也給之將士不可也何則辺
塞之將卒者皆是令智覩驰之士桀驁倔強之徒而已若一
旦外寇侵犯則肝脳塗地斃而後已死生迫自朝不計
夕是以非美食珍膳不饜飫其心古良將所以撃牛釀酒
労饗軍士者蓋為之也故將士争盡死力禦強敵保社
稷勳業顕赫于千古者豈也于偶然乎以有鼓動之實故
也景山不足之知取腐粟給將士既不憤怨之豈為青其
死力守適所以激其反也譬之損減騏驥之喂飼責千里
肉竜之技抑亦何愚其為反卒所害者自取之也洒孰甚諸
○永泰中检路嗣恭壼益州大都督長史兼知細方節度
留後大將軍孫守亮驕蹇不受制嗣恭偽称疾召至即殺
之一軍震讋焉
平子識云元揚惟中克宋收伊洛遺書送燕京建太極書院
慨然欲以道済天下後為河南道經略使総官劉福性狷扈

民受禍惟中至呂禑聽約束称疾不出惟中復召之使謂曰
不奉命將以軍法從事禑不得已以數千人至惟中惟中握
大椎擊殺之令嗣恭殺桀驁偃蹇之將亦予之同真勇斷
哉但人物下於惟中者數等也
○河陽三城鎮遏使李芃練達軍事滿潔嚴肅凡糧
貨善者先以給士咸得其心
平子龍云太原尹鄧景山以陳朱紅腐者給將士衆咸憤
怨裨將因而作亂遂殺景山比之李芃糧貨善者先
以給士其相去也殆天淵而已
○吐蕃入寇郭子儀表邊署王翃為河中少尹俾領後務
悍將凌正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乃陰亂漏刻
以誤其期衆驚不敢發翃擒伏誅軍城人安
平子龍云宋太祖時呂翰據嘉州殺知州事西南諸州
轉運使曹翰奪其城諜知賊約三鼓復來攻翰預戒
知更吏緩其籌向晨洒二鼓賊衆不集而潰因破之是亦
誅致卒擒
賊兵之一奇也唯其要在先知矣為將師者耳屬垣墻
之術不可不奏也
○王鍔拜太原尹至則補完壽固貴踰年兵至五千萬騎五千
財用豐餘會回鶻并摩尼師入朝欲示威武頗駭其人乃
悉軍往迎凡列五十里旌幟光鮮戈鎧犀[illegible]虜恐懼入見
不敢仰視
平子龍云王鍔俊才可取拜太原尹僅踰年兵至五千萬騎五千
又財用豐備靡非有實之因辦軍容示國威而虜人駭懾其
功不可勝賞也惜哉心術不正賂遺權貴以要追章亦杜元凱
之故智也予歷觀古今謹慎德行之士每拙於英畧奇謀濟業
之人必乏於德義全備才德於一人之身者殆如晨星在天
何其寥寥盖天吝之歟吁

王鍔善任數持下纖微好匿必究尋過聽理得無名書內韓
中錢取他書目禁之亦人已滅跡累日輒因小事訊衆咸
以為神

平子龍云王鍔焚無名書者乃曹操食野葛之類而已蓋以
智數愚弄人示不測於衆之術也是亦不可不察也乃子龍之
所以有許好録妙應用機之撰也豈得上手哉

王鍔性復纖嗇不棄竹頭木屑易一敝簾令有舡舫持
著燕御食餘物賣以收利故所積錢現諸將獨多

平子龍云纖嗇惟不棄繁盡不棄以名有所用也是以繫務糈
藏韓昭侯之所以待有功者也竹頭木屑不棄陶士行之所以
綜理緻密也豈果吝嗇哉自務整約不圖奉懶惰也假令
其迹似吝嗇有所期而然則固無所不可矣明人貝東畧繫補
東阿知縣凡廢錦敗皮朽素故紙悉藏之暇令工匠煮其膠
鑄拃樹帶紋素貯於庫是亦善綜畫者也

鍔子稷累鴻臚卿厲治第宅亦復恒洞六中賣金錢
鍔卒後二奴告稷更易遺奏隱匿獻物憲宗留之仗
內遣中使按責其家裴度苦諫恐諸將關之各懷危
懼

平子龍云王稷縱令匿遺獻自背其父也於憲宗何與
焉盡示稷以二奴告更易遺奏隱獻物將二奴科奴婢告尊
長之罪若稷果匿遺獻物則必託故請事將有所奉獻或稷
實不匿則官唯行天下之公法也非必為有持稷而然固
無所不可矣憲宗不知出此將遣中使按責其家索取遺
奏物亦何貪鄙

○劉闢及嶺南節度使徐申表尭卒五千備馬援故道由
發兵蠻抵蜀擣其不意加按校孔部尚書

平子龍云發敵者利用衆若用大衆則進退遲滯周旋
不便遂至氣泄情見勢自不得不然也故馬隆伐西羌

用募兵三千遂以奏勝矣今往由以五千擣敵不備可謂得
衆寡之用者也
○杜黑貞元初進士有至性又死河北母更兵亂不知所之黑憂
號終日後除澤潞判官鞠獄有嫗辨對不凡問之乃黑母
因得奉養後卒不知父墓處盡欲哀慟一日舍佛祠觀柱
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黑奔往會有耆老識
其識因是得葬
平子評云是則至誠孝感之所致也人苟至誠何患其不得所
願、矣唯患不至誠而已揮淚書之
○李景略權豐州刺史豐帝田回紇孔道每守多懦弱遇使
至輒與抗禮回紇遣梅録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
朝景略欲折之托以郊迎密與盈珍言可汗新沒欲由
弔禮梅録未喻即俯僂前哭驕容傲色無然以郞遂以父
行呼之自此使至皆拜于庭威名顯聞

旗氏

平子評云吳子曰義必以礼服強必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
服逆必以權服是皆無所之之義也回紇戎虜不知禮法唯
以驕傲爲心今景略待之以弔臨哭泣之威礼是以彼精神
沮喪何得不致拜乎
○天德李景略表任迪簡爲節度使判官天性重厚景
略用法嚴偶因宴客行酒者誤進醋不忍其死盡醋
之餘以他辭請易軍中既其長者無何景略卒軍推
以爲師監軍使不聽拘之別室衆大呼破戶出之德宗遣
使者審其得所以然乃授豐州刺史天德軍使兼
御史大夫
平子評云楚莊斷纓以恕酒失秦穆與酒以赦食馬實
是英雄河海之量能容難容者也宜哉各强西覇于西戎南
荒以塊視中國島廸簡雖非同日論亦稚量寬厚實
仁恕之人也一軍服其長者推以爲師不亦宜乎

○襄州刺史樊澤與李希烈先黨接戰於後擒降驍將
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隋二州
生平好讀兵書兼善武藝綽有將相材器、
平子龍云樊澤于先賊接戰於後擒降驍將數人收復
唐隋二州者是其讀兵譜之効驗也其勳業實勝蕿
首級數萬矣
○韋皋知瀘州行營留事未泄及故將牛雲光謀請皋
爲師劫以臣訛雲光奔訛至沂陽遇僕隷蘇王還語
太尉已奏蒋伍使授皋御史中丞君可引還雲光從之
皋迎勞僞受訛詔紿曰大使荀不懷詐請釋甲以
安衆雲光易皋書主命士委鎧仗皋受而内之明日
置酒大會伏兵殺王與雲光
平子龍云韋皋如不受朱訛僞詔則雲光等必疑懼不
敢解兵備雖欲誅不可得也皋迎勞受僞詔是以雲光

等安而無他卒陷其術中然則迎勞受詔者乃紿賊之具
也何不可之有路嗣恭存病斬驕將王翃亂瀰誅反將事
雖不同而意者皆一也讀者不可不致思矣
韋皋治蜀二十一年重賦歛以事月進凡破吐蕃四十
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
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爲西南
最善撫士卒至婚嫁死喪皆厚資之有陸暢者文
李白作蜀道易以美晩節誇私其民至陳于祖凡
三歲一復沒後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丸刻石皆鑱
其名以示尊諱、
平子龍云韋皋果重賦歛豈至沒後蜀人德之拜遺像刻其
名於石以示尊諱乎於後文不吻合如何云々
○薛萬均副柴紹圍梁師都諸將謂城未可下萬均曰城
中氣死鼓不能声破亡兆也既而果斬師都

平子戲云六韜兵徵曰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溼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萬均所言蓋有李淳也非漫取其憶者也可知矣

萬均從李靖討吐谷渾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遂年勒兵曰敵且至戰而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賊遂潰

平子戲云風之動搖數十里之間遐邇一同無往而不然之或有拔喬木飛屋瓦之処而遠近各處所以不定然者獨何哉盖風之觸陵山激絶壁而來者其勢猛烈是以能毁折物所謂風道有隧者是歟由此推之風之觸鎧甲劍矛而來者必含殺氣是以雖未至拔喬飛瓦而反能毁折兵械也萬均因風折旗而知賊必至者盖是也非用心之精細者其誰能及後來寥寥未嘗聞之唯明初誠意伯劉基成祖之時姚廣孝道曉此事嗚乎神矣請與識者言諸

○盛彦師以任俠義師至汾陰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李密叛引兵歸士衆驍賊王伯當謀出山南彦師引衆陰伏溪谷伺賊半渡横擊之遂斬密與伯當以功封葛國公徐圓朗反詔安撫大使戰敗被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降書曰兄罪已奉使無状被擒君宜善待老母誓死報國愼勿念我圓朗以爲壯士待之如舊後卒得還

平子戲云盛彦師李出于任俠其歸唐乃知所擇者也其斬李密王伯當殆若殺狐兎非有英畧者安能如此乎唯怪討徐圓朗戰敗被執者何哉圓朗固非李密王伯當之比誅其善於此者而反被擒不善於此者盖非此輕侮圓朗之所致也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其此之謂乎圓朗令彦師作書招其弟彦師反其意罪已可不謂義士乎四朗亦非常人矣此時四朗對敵失利懼罔計於劉復禮復禮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畧非常相貌奇異士夫許其心王若迎立之功無不濟

圓朗謂然彦師閉之以謂世徹若合敵勢復振其禍不可
以歲月而鮮乃謬說曰翟讓迎李密用之後為所殺冀公澤
思熟計勿貽噬臍之患矣圓朗又信之因迎世徹至則奪
其兵以為司馬遣徇各所所至皆下忌而殺之而今合考其狀
與弟書并沮劉世徹事可謂乃心唐室者也其以罪誅死者
雖未知為何等罪狀而太宗文小恩哉
○太宗以盧祖尚為交州都督託疾自辭帝怒曰我使人不
從何以令天下矣斬于朝堂
平子戠云盧祖尚偃蹇不奉命無人臣之義然彼才備文
武國初有功大臣也廢為庶人可也何遽斬之於朝堂朝堂
豈示行刑之所乎
○安定道行軍總管劉世讓拒賊薛舉不勝遂與弟寶
皆沒舉令至城下招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
賊兵已盡於此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節不加害

平子戠云劉世讓之節操不在解揚之下真義烈之士也薛舉
重其節操不敢加害是固人之所尤難為者而舉能為之亦可
不謂君宣寛大之士乎乃與徐圓朗同一揆也怪哉々々如此
包容寛恕只在反賊之邊而非反賊者還無其人何哉
○太宗授劉世讓廣州總管使馳驛經略既至高滿政
以地降突厥患之乃縱反間云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誅
之
平子戠云劉世讓有功唐室者凡五矣招撫扶風竦降者數千
一也雖兄弟沒薛舉及詞令誠自固二也遣弟寶間道逃
歸告賊虛實三也世讓既還奏獨孤懷恩謀反四也守武
州叱斥鄭元璹說突厥五也操履如斯豈謀反者乎帝聽敵
反間不及按驗虛實遽誅之不亦寃乎
○哥舒翰子曜將兵萬人討李希烈及行帝祖通化門手子又
折人為婁之初收汝州禽偽刺史周晃以獻進次潁橋雷

袁軍中亡馬驟還屯襄城希烈遣二萬人薄城苦戰
敗之後終右驍衛大將軍
平子龍云初哥舒翰出守潼関之時牙旗墮旌竿折兵敗被
殺今曜出兵牙竿又折人為憂之曜雖無戰功而不忝敗死
之禍也然則旗竿之折亦偶然而已豈其敗兆乎
○高仙芝將兵五萬出潼関東討遣辺令誠監其軍次于陝郡値
封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以所有賜士卒焚其餘者
引兵趨潼関勒兵繕守士氣稍振會令誠數有所求仙
芝不能應至是入奏事誣言常清以賊動衆仙芝棄封
疆盗廩賜帝大怒使即軍中斬二人
平子龍云軍之進退屈伸唯在將師自專若夫内御掣肘則
猶縛騏足而責之於千里非法不能施追風逐電之技反蹉跌
顛倒若賊入潼関京師危迫國家大事去矣安得不退而
固守潼関拒賊侵軼乎不知之奏信監軍之譖言遂誅
勇將是乃其所以幾失天下也悲夫秦穆不誅孟明視而及罪
己是其所以覇于西戎耶吁
○裴諝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其為治嚴稜若節
畏遠權勢不務貢奉蔬食敝衣居處服避風雨而倉
庫充實百姓安之
平子龍云如鄧景山雖自率以節儉而取于腐陳倉米以給
兵士此其所以激反乱也豈足道乎裴諝雖無將略戰術
之可顧看者而用心於王事倉庫充實預備有素亦足
以見其不乏輿馬且也所以至于此者若節嚴勵不務
貢奉蔬食敝衣居處僅覆風雨之所致也卒謚曰節
不亦宜乎

讀史臆斷

唐三 附五代

丘原平山潛子龍氏著

○易州遂城府果毅劉昌有事至宋州會史朝義圍寧陵城中食盡刺史李岑討賊昌說岑曰李光弼在河陽勢必來援請屑倉中麴糵可支二十日則救必至矣岑聽之昌乃鎧盾登城大陳逆順賊攻稍緩外援果至城賴以完

平子龍云鮮雜乱紛紏者非尋常之所能為劉昌登城大陳逆順者是也非以身為衆射之的則不能也是以賊攻稍緩及外援遂至焉読者宜默認此事雖小而入其意之所在則於為英雄之事思過半矣

○辛京杲以功封金城郡王謹于治法下有犯絲毫罔貸至賞功毋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平子龍云賞罰相為權衡否無益于事矣若賞不稱其功罰不當中

旗氏

其罪何以勸懲人乎京雲四討雖少不貸賞雖微心報事中所以畏
而信也
○辛京杲以功歷湖南觀察使至工部尚書致仕朱泚亂老病不
能從西僃慟而卒
手子龍云辛京杲雖無赫赫之功勞而以老病不能從駕慟哭而卒
可見其忠誠肺肝呈露無餘矣乎何私也雖僕生計信陵諸軍之
日自刎而死乎何多讓哉
○邢君牙以戰功歷官進檢校右僕射卒七十一人屈已好士有
布衣張汾于之軒然坐會擁讀書怒吏盜設宴錢五萬將置于
罪汾不謝而去語人曰吾有至時聞君牙一時豪傑今乃午設
宴吏論錢云何君牙聞之慙遽延引汾爲上客
手子龍云賊償雖少不可貸究者以其官物故也設宴錢者非官
物以盜私物置之于法適見其局量褊狹爲張汾之所以不謝而
去也君牙聞之赧夫不問所謂聞義而遷者也宜哉有一時豪傑
之稱矣元康希憲甫九歲家奴四人盜五馬逸去既獲於法當死
史怒將付有司希憲泣勸止淂免又請侍母居牛山有二奴醉出
悪言希憲曰是以我爲幼也即遣擊有獄杖之人奇其識夫奴僕
盜馬在逃者罪止于竊盜處之於死則此以人命代畜獸也希憲
之所以救止者蓋在于斯乎奴醉出悪言輕侮其主之幼弱也漸
不可長矣是以杖之也希憲雖幼而達事躰如斯直偉才也宋曹
瑋謂王驥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
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十餘歲極諫不已曰
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用者瑋聞
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中
以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觀之
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爲邊患其所画者乃元昊也今也列擧其事
相類者乎古今英豪之所重有在云爾
○張萬福三世明經至萬福改學騎射李逌代劉展署爲部將効力

首萬級摸壽州刺史
平子龍云萬福一對獲首級萬真奇絕之獻也然不知以非常絕
異之賞酬之猶摸刺史後雖有功績而終身不封郡君王而予可不
惜乎如李澄等降李希烈受僞官後歸正封郡王實封五百戸不
知何之謂也濫失刑賞者如此乃節義拂地苟且為風陵吏至社
稷爲亡者不可謂無其漸也悲哉吁
○張萬福以切拜泗州刺史辭老召還提右金五將軍因形凌煙
閣諫官陽城等諫止裴延齡入相詣延英門伏閤不去帝震怒
左右亦恒禍出不測万福於閤前徧揖城等勉以益勵大言稱
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孰意老臣耳目八十見茲盛事天
下聞之愈重其名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蒞州者凡將有
表改魏州饑今允子將米百車為糜哺之贖還自賣者給貲而
遣
平子龍云張萬福善用兵未嘗敗衂其功偉矣鎮州者凡九皆有
改如魏州饑以米百車為糜哺之贖還自賣者給貲而遣其亡息
之所及如此其大也可謂文武兼資不易得之才也何恥凌烟諸
將陽城等諫止此何謂理也夫列画有勳業者於凌煙則所以勸
勸後來也何其拒之
○李希烈叛滑州刺史李澄以城降受僞官後自歸拜兵部尚書
封武國郡王実封五百戸
平子龍云李澄無一功可賞以城降賊汙僞官後歸正封郡王德
宗唯喜其皈正而未遑擬從賊之罪濫賞如此所以不振也
○貞元初李澄遷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其子克寧
悶不発喪欲自領節度殺行軍司馬々鉉將為亂劉洽遣使諭
止
平子龍云律凡聞父母及夫之喪匿不舉哀者杖六十徒一年由
此觀之則克寧之罪當十悪不孝又殺行軍司馬馬鉉則專殺之
罪伏不得逃亘擬杖一百抵命也

○劉昌裔從曲環鎮陳許加兼御史中丞環卒會吳少誠引兵薄
陳知后務上官涗欲棄城遁太昌裔說止兵馬使安國寧潛謀
応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千人為饗人賞二縑乃伏兵於
道令持縑者斬一不能脫以功擢昌裔陳州刺史
平子龍云雖自家援軍不許漫入城堡其誘援軍將屯軍於近境
遣使人符而後始許入況於受命討賊者來至昌裔詰責其至
于比之所由堅拒不入舍之城外置為寫法明日齎持牛酒至營
勞軍出其不意全義為得不迎拜乎宋太祖趙匡胤事周之時係
守一城夜半其父宣祖率兵至傳呼開門太祖曰啓閉王事也詰
旦乃得入後漢光武書亦稱車駕夜還上東門侯鄧惲拒門不聞
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燎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中東
門入皆是所以嚴守其職也昌文尚不許入況於其他乎推廣道
北事非死生以之淵〃乎不能為失誤者宜細心體察也
貞元十八年賜昌裔以節鉞封彭陽郡公令境上吏不得把菜

人間有犯者縛送自治少誠慙亦禁其軍無暴境上
平子龍云昌裔令境上吏不犯蔡人者乃羊祜與陸抗石勒與祖
逖之故智也謂之敵國相傾之術也雖以陸抗祖逖之賢猶被陷
溺于此不能自知而況吳少誠乎
○高崇文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表其閭崇文以戰略都知兵馬
使時議討劉闢拜兼御史大夫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軍
兵以往崇文先練卒在長武城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械糗
完無一不具且軍令嚴肅士寓興元有折逆旅匕箸者即斬以
徇每戰皆勝長驅鼓行直指成都賊屯重兵望風潰服師無留
行遂擒闢等送京師王師入成都屯于大衢市肆不移珍貨如
山無秋毫之犯
平子龍云呂蒙襲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
取蒙麾下士取民一笠以覆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遂斬之
於是軍中戰慄道不拾遺岳飛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

文稿 晚成堂藏 旗氏

斬以徇夫取一笠之狀雖輕而犯軍令之罪至重所謂怙終者
是也爲將以物之輕重貸其罪乎軍文以折乜着即斬以徇乎此
一也可謂善用法者乎諸葛公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
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
法何以討賊其一意也唯李文練卒在長武城者仰滿受命辰巳
出師何其神哉雖天兵漢毋亏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者聞之恐當退舍矣

○都統韓弘令諸軍府攻城賊悉先薄烏重胤壘重胤中數槍馳
李光顏累求救光顏討賊已出十數以屢遂遣大將田頴宋朝
隱襲之果拔其柵弘以爲違令命光顏收頴及朝隱將斬三
軍皆惜二人材勇光顏畏弘不敢留中使景忠信矯詔令所在
械繫走馬入見具陳本末憲宗赦矯詔罪即令往釋二將弘
與光顏叠迭表論奏詔諭頴等違令當死但以克城有功可贖
軍旨有三令五申宜嚴懲以責來効

平子龍云田頴宋朝隱襲賊空虛者因李光顏之指揮爲之也非
自違令而爲之也韓弘以爲違令將戮二將是則不罪主使者而
罪爲從者也輕重失當刑法錯亂孰甚焉且也應變呼吸間不容
髮非將之自專將安得投機會覆巢窟乎是乃所以制賊鋒救
重亂之急也假令不得奏勝亦宜貸其罪也況於奏勝乎比之武
侯斬馬稷大不同矣雖光顏論奏未知其如何而果以爲違令耶
光顏不可不自引罪而服其誅也其不遂出此者獨何哉
又云韓弘忌光顏之功故託言于違令欲誅有功之將是乃代賊
殺自家之將者也其心可誅反逆不啻比之衛青不斬逃歸將蘇
建因送行在者其相去也幾天淵而已
又云景忠信矯詔令所在械繫二人直走馬入見具奏顛末者真
個難斷也是亦自非死生以之之肺腸斷斷乎其孰企及若夫不
矯詔則二人之命決不可保矣其矯詔者乃所以忠於國家也憲
宗赦景忠信矯詔之罪即令往釋二將何等果決可謂帝亦有句

容而深知時中之權者也讀者不可不畧忠信之心爲心致思于斯矣

○韓弘惡光顔隳囘撓屈計無所施乃求大梁美婦遺以蠱其心光顔閲寘集三軍即於座上酬來使曰爲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今戰卒數萬皆背妻子蹈白刃獨奈何以女色爲樂言訖涕咽衆心益勵

平子龍云宋岳飛誠忠節義古今無比武畧戰功冠絶一時吳玠素服飛願與交歡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却不受玠益敬服夫岳飛以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爲辭光顔以軍卒弃妻子蹈白刃独如何以色爲樂爲辭雖其言各異而意則一也在司命之任者可不致戒惧于此乎明魏國公徐達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艶色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与女以侍巾櫛達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且謝負約之愆矣雖以徐武寧厚德而欣其艶容欲重幣迎之既而中悔遂與之絶矣可謂克己改過者也由此觀之若夫不爲徐達者非痛絶之則將浸流蠱惑至誤事機可不戒乎可不愼乎是以載雖非將師而深於戒懼者以終其義明鄢陵知縣劉振之書一小簡藏篋中每歲元旦取視輒加緘封其上城陷死于賊家人發篋乃記不貪財不好色不畏死之三語讀者不可不體認熟復也

○曹華以戰功封陳留郡王授棣州刺史棣鄰於鄆屢爲李師道侵逼招募群盜補以軍卒分據要路賊至皆擊敗之鄆人不敢北顧時以王遂被害命代爲沂兗海觀察使至鎭三日開宴郡校畢集喩以上旨慨諸將士分割有轉徙劳特恩頒賜須合區分凡鄆卒處右州兵處左分別已定闔門令州兵外出独留鄆卒詰其前害主師頷伏甲士令出環之凡斬一千二百人血流成渠門屛之間有赤霧氣起高丈餘良久方散自是海沂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爲逆者

平子龍云與周勃入北軍為左祖右祖之令相似而其實逕異若
夫不分州兵與鄭卒則濫刑及于不辜是以託言於領賜而區別
之也是乃蹟去州兵不得已而合力之害而專加誅於害前師者
也華措周悉實可為後來誅及卒之法矣

曹華患沂地稱許移理所於兖下令鄒魯舊禮義鄉不可無敎
自李正己以來垂五十年俗頑驁及是躬禮儒士習俎豆之
容春秋釋奠孔廟立學講經儒冠四集出家財贍給俾成名人
仕往者如歸

平子龍云將師之有滅强敵破兇賊屠城略地除穢驅殘之功者
往々不鮮矣若夫建置學校釋奠先聖習禮容講經義誘掖後進
薰陶書生者斷々乎未嘗之聞也有是哉曹氏子身為沂兖方面
大師外備强寇反賊之不遑而尚舉行此盛事可不謂文武兼資
之將乎哉夫子曰以不敎民戰此謂棄之蓋曹華有深得于此耶
李齊叛不俟命赴討齊方遣兵三千取宋州迎擊敗之由是宋
毫不敢從亂

平子龍云夫殺人逆賊者王法不赦之虜也人々誅之可也何俟
命之有其惟不俟命故賊不知我致討是以出於不意入於無備
所以能擊破之也然此非常之士所企及曹華敢往勇斷一朝斬
反卒一千二百人之餘威而已矣其傳末云卒年六十九贈司空
生平雖出戎行動必由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下逮僕
隸走使之徒必待之以誠信人為難其為人也如此其所以尊名
敎禮儒士者其在于斯乎可謂真禮將也

○趙珝守陳州庫有巨弩壞不能張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
馬皆洞以是賊不敢逼

平子龍云此弩蓋用絞車鉤弦而上牙用大槌發機者也乃謂萬
斤張弩者也

○劉巨容以筒箭射殺王郢

平子龍云筒箭蓋筒子箭也筒子箭狀削竹筒一方為燕尾形置

箭於內手握燕尾處爲勢而投者也
○馮行襲均州武當人素以謀勇稱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
謀攻城行襲伏兵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
願將軍兵多必行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嚮導即城
可下也喜信之既渡江吏出迎伏甲斬之衆潰行襲乘勝逐
刺史呂曄據均州

平子謹云當時馮行襲爲均州都將昔者袁曹相持於官渡許攸
奔操說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
襲之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
步騎五千用袁軍旗幟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盡燔其
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夫操將輕騎自出者雖似輕發而以許
攸投降在營故也豈白龍魚服之比乎孫喜聚衆數千而爲之
長則亦錚錚庸中佼佼者非邪然不知留行於衆爲質別遣人
以探虛實候其爲亦不知然行於其渡江之後大衆繼後而進也

其不意立拔其城僭然渡江陷其衙中亦何讓焉
○鄆州軍校朱瑾勇冠三軍暗殘好殺求婚於兗州節度齊克
讓詭以親迎伏兵輿中選壯士舁輿至夜竊發虜克讓自稱
留後
平子龍云朱瑾所爲隱賊狡黠虎狼不如其狀可惡其情可誅克
讓延疎不爲戒備因爲所陷悲哉唐德宗時李元平好論兵宰相
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及朝廷以汝州与
賊接境刺史常先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既至部募工徒葺理郛郭
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
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
希烈遺下汙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元平雖不足道而贊附以爲忘於警備者之戒云
○盧光稠譚全播見唐末盜起相與聚兵每謂天下洶洶之此真
吾等砥礪之時無徒守以貧賤爲也

平子龍云當時天下洶々群雄割據彼此中國々勢四分五裂矣以寧遠遼之地拋棄以置之度外所謂天無者也當此時北據河北兼外夷之衆撫而有之無所不可或南據嶺表引海夷之衆通商交易以厚用兵之資而后關隅輕重豈不可為乎或東據遼東引朝鮮哈良之夷兼滿州韃子之衆放唐室創業之故猶何不可之有或西扼関中塞函谷險絶太行阻以厚生理外斷交通以窺中國之変乃秦穆之舉也豈謂難為乎不知之徒而依違于依起群雄或得或失或勝或敗共出于衆人所為而欲獲其志不亦難乎哉

○鍾傳以負販為業力能搏虎為州小校後為盜從王仙芝衆至万人推以為長乃鳩黨據依山為壁自稱高安鎮撫使後僖宗封穎川郡王居江西三十年卒自廣明後州縣不沛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率官屬臨觀資以裝故士不遠千里走之

平子龍云崇達之曰英雄興於草澤真不誣矣鍾傳振於負、販家至郡王其治州也仰貢薦士行鄉飲酒禮文彩雅飾有足見者也嗚呼力能搏虎之粗豪能為此事英雄興於草澤真不誣矣又可畏哉

○梁園鳳翔台諸鎮兵擊平之詔至青州刺史王師範泣曰吾為天子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令張居厚齎甲仗百輿處引壯二百為輿夫給為獻者西馳至華州為州將婁敬思所覺戰士皆擐甲噪居厚擊殺敬思

平子龍云鄆州軍校朱瑾求婚於兗州節度齊克讓詐以親迎伏兵輿中選壯士與俱輿至夜斬關囚克讓比事与師範相似但師範乃心王室因為之雖日詭詐無所不可矣朱瑾為奪州而為之所謂狡黠賊者也非可惡之甚乎然而用兵之奇也故比舉以備變通之助云

○師範降梁待以客禮後從居洛陽梁祖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師範設席為具聚諸宗痛飲已酣令少長以次

軌勢曰君不令其決序以下愧先人耳聞者哀憐之

平子龍云令女長以此氣對不失秩序者固小節也國危而不持要而不扶季服降敵奈其失節何自古亡國大臣降敵者未有能全其終也與其降敵取誅滅不知及時引決以爲唐室之鬼矣悲夫吁

○高祖太穆后生平陽公主下嫁柴紹公主有膽略善謀策方紹趣太原時主居長安謂紹曰公行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縣發家貲招南山亡命數者遣家奴馬三寶喩降名賊何潘仁與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各率所領來會略地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申軍法禁衆毋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與紹置幕府號娘子軍

平子龍云先子語夷天下不可謂無人才如靖康諸美闕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以此論直謂美平陽公主招募亡命喩降賊賊衆者是也遂資以攻城略地威震關中運佐命大勳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者也盜賊耶奸細耶非奸細也非盜賊也唯在用之如何而已矣

○和政公主下嫁柳潭祿山亂主棄三子以馬載姑身與潭步行躬薪水奉侍從至蜀復遇郭千仞反玄宗御玄英樓諭降不聽潭率折衝張義童等殊死鬪主親彀弓遂斬賊首五十級復善貿易取贏錢千萬贍軍又進封邑之賦以助山陵

平子龍云和政公主至行不可勝稱也且有武略英算者殆平陽公主之比也又如善貿易取贏錢千萬以贍軍興者非婦人之事也而公主爲之其通理財之道者可以槩識矣雖爲男子者亦將愧死也

○順宗女漢陽公主名暢與咸寧雲安二主皆莊憲皇后所生下嫁郭子儀孫鏦文宗惡戚近爭爲奢詡主独尚儉進見帝視其

衣服問以何年法對曰妾是貞元時辭官所服皆當收賜未嘗
敢變又問今之倍弊何代而然對曰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
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相矜狃以成風帝詔宮
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詳靡主常用錢
籤畫壁記田租所入
平子龍云帝王之子而節儉質素如斯真賢媛哉宜爲後世龜鑑
矣
○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使李國貞以歲饑民貧不忍遽歛軍中
讙謗突將王振乘衆怒思得郭子儀爲帥夜燒牙門國貞遇害
并殺二子及三大將朝廷即以子儀代之及至振自謂且見德
子儀怒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冒功乎
即斬以徇
平子龍云部下殺主將者十惡不義也而王振者首也加功者
從也子儀只誅爲首者而不及爲從者何哉

○觀察使辛京杲貪虐利部將王國良家富使戍武岡誣坐以死
國良恐遂據縣反討之不能下湖南觀察使李皋遺書國良曰
某與將軍皆被讒誣今汝亦非謀逆特逃讒畏死爾既遇我可
明心跡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人所能
度也國良得書喜且懼因請降然內尚首鼠皋即自稱使者單
騎造其壘賊延入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今在此一軍愕眙不
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執手約爲兄弟於是盡焚攻具散
其兵有詔赦之賜名惟新
平子龍云李抱真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擊朱滔武俊
外雖許諾內尚猶預抱真將自造其壘面諭武俊以決事諉軍事
於司馬盧玄卿曰吾若不還部勒士衆以俟朝命舉兵東向雪吾
之恥即從數騎馳入武俊壘謂武俊曰泚與希烈爭竊帝號其志
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顧捨九葉天子而臣反
冦乎方上暴露 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淚下交頤武俊感

泣指天誓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遂與結爲兄弟而別且日合擊大
破賊于經城是乃決死生於一擲之効也李皐之於王國貞亦一
手段也抱真事雖既載之於初而復引以擴其義讀者不可不熟
得驗認自許臨時爲得此事也爲英雄之学者其深思諸
明末許都及陳子龍說降之約以不死竪官不先遂誅之
今欲引此事遺忘不記全文当俟異日補于此
陳子龍傳　在明史卷二百七十七
李皐兼長巧思嘗製戰艦下挾二輪鼓水疾進駛于陣陳馬有所
造作皆用省而利長
平手龍三車輪舡圖說所載諸兵書甚不分明今取可用者參
者附此籌海圖編車舡制如兩頭社合戰士前後踏輪舟自進退
此乃奇器圖說轉磨等不過用三人手攀橫梁足踏輪周橫棧
者也但減輪徑可取其輕便也蓋人在舟外之制也又備老車輪
舫外庭邊框各一尺座內安四輪々頭入水約一尺令人轉動

其行如飛此說与籌海圖編同復設屋曲轆轤柄以爲車軸人
在舟中轉輪亦可用
○李元嘉者字天昭淨生也幼有至性聞母病涕泣不食居喪
毁甚自少好學藏書至萬卷國危臨朝外子尊號進大尉佐
疑宗室不附已將國之元嘉懼乃徘合宗室將謀舉義遣使告
諸王嬌爲中宗璽書督諸王發兵會卒皆不至元嘉　至京
師逼令自殺年七十六
平手龍云唐制親王封六八百增至千至開元時有至五千戶六
千戶者非旧制也凡言戶者三丁以上也然則諸王封邑實少者
兆爲翔雖舉義邇而兵威單寡其所以不得志者其在于斯
乎初太宗議封建時伏意不達與論有封建諸王翼其備宗
師立藩根國本之基則恐有賊后擾竊社器從定及處天
下之害乎悲哉当時無達立磐石之基其人者矣
○胥宇即伍將五太子以沫主國嗇嬌長也而平王隆基有大功

嫌不能比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
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上從
之乃授太子太師雍州牧兼揚州大都督俄進尚書右僕射兼
司徒復讓改太子賓客
平子龍云睿宗嫡子成器固辭不達為東宮之詔賢哉深鑒於秦
王世民太子建成之事者也其推讓之實發於赤誠決非矯飾欺
君者矣是以終始全友愛莫毫芥嫌疑之迹焉非至德豈能
如此耶雖泰伯季札之賢無以如之
成器性謹畏未嘗干政
平子龍云其不干預於國政者此乃所以保身無嫌疑之累也
上從複道見衛士棄餘食竇中怒詔高力士杖殺之
成器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
性命輕於餘殘乎帝感遽止
平子龍云非達治體者焉能吐露此言夫大舜之為聖也雖明四

目達四聰而至其垂拱南面則冕旒蔽目黈纊塞耳者何也不無
下共睹聰明之義也蓋聖人大度洪業雖不唯止于斯而其與天
地存度与河海同量者於是乎可察已矣後世人主不無徒以察
隱私摘微密爲聰察明識不其自誇乎是唯一吏司之職耳而非
人君之大體也成器諫玄宗從複道窺人私者深中玄宗之刑禁
可謂達治體者也又可謂仁君賢主之言也嗚乎惜哉嗚乎又嗚
乎

○肅宗子建寧王倓英毅有才略祿山亂典親兵扈車駕渡
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倓進說曰逆賊亂常四海分崩不因人
情以圖興復殿下從上入蜀散關以東非國家有夫大孝莫若
安社稷殿下當募豪傑趣河西收牧馬今防邊屯士不下十
萬而光弼子儀全軍在河朔與謀興復策之上者也太子納
之時士氣甫衄兵仗不完太子既北上日數十戰倓以驍騎數
百從常身先鋒刃血濺袂不敢告太子或過時未食倓輒涕

晚成堂藏

泣流離顚沛所不能堪

平子龍云論時機可否利害得喪則建寧王之說是也至論父子之至情則睽戾倫理者不亦大也何者當此危急存亡顚沛流離之際而父子分離南北阻隔各在風馬牛不相及之地恬然不保護君父之前程者是豈人情乎然肅宗苦戰鬪間不敢寧處備嘗艱難莫可不至者非如夫東晉元帝南宋高宗雖遂不待君父之命即位於靈武而於是人心固繫聲勢振起不出四三年而恢復幾亡之天下再興旣陷之王畧則其大勳偉績有足觀者矣是以人々不思舜脫縱天下之意而不責其不孝之罪而已若使玄宗別離之後不幸遇禍害則爲肅宗者何以立於天地之間哉所謂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者非耶若夫因玄宗命不得已而强當守者不必任此責也請辨別諸

○櫟陽尉魏禮臣以劾池陽令崔文康犯事獄成御史言其枉礼臣訴爲同黨乞如再訊不如所言願死鞫報果虛詔加刑諫議大夫朱子奢奏律上書不實有定罪若皆抵死後有直枉誰敢復言得免 乞上疑脫御史二字

平子龍云律上書不實有定罪者謂擬徒二年之刑也唐詐僞律凡對制及奏事上書詐不以實者徒二年是也明律作杖一百徒三年較唐甚重盖深責欺妄官府之罪也

○魏元忠流嶺表太子僕崔貞愼東宮率独孤禕之同往祖餞張易之誣與共謀詔左臺御史馬懷素按鞫以爲親故相送即非謀反昔欒布不避彭越奏事漢不坐罪矧元忠罪彭越比不宜坐后意解

平子龍云馬懷素引漢欒布事以救二人可謂長於譬諭者也盖轉其機鋒者不如此則未足以諭之也其所謂漢不坐布者乃后意所以解也讀者熟玩

○薛收以金部郎中從秦王世充遇竇建德來援諸將欲斂軍以觀形勢收獨建議曰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所若之食方爲我持求戰不得今建德親衆自而來必飛輓轉糧更相資哺兩賊連結勝負未可以歲月定也不若嚴示諸將堅壁峻壘更出兵大王親督精銳邀建德於路彼以道遠力疲當吾堂々之鋒一戰必擒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善其謀果獲大功

平子龍云此乃孫子所謂治力之術而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者也其要在堅壁峻壘戒無出兵持世充于此令不得戰也是其所以得大功矣

○鄧世隆初爲王世充兄子太寶客與守洞陽秦王攻洛陽黃進書諭太世隆報書奇慢洛陽平亡命変姓名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內負宿罪居常無聊太宗遣房玄齡諭以向爲人作書各忠其主我爲天子尚追責世夫之過慎勿有疑

平子龍云此乃眞英主之言也夫天子而猶伉匹夫則身雖爲天子而心未爲天子也嗚呼無大海之量者安得爲天子也矣乎

○時議大逆連坐兄弟律文著作佐郎敬播以爲今之世信生多異室死或別宗且朝廷高官重爵封蔭父子而不及昆季安得采偏其蔭而罪聯其誅哉詔從之

平子龍云此乃與崔仁師之說同旣皆辨之今論與仁師之說異者夫昆弟者五倫之一也是以雖生也異室死也別宗襲蔭所不嘗及而名義之所存綱常之所係至重至深矣甚獲罪一時風俗之所然而亂萬世名義之所係乎大逆連坐兄弟律眞確論也敬播之說謬也

○太宗卽位張蘊古上大寶箴以諷後以鞫李孝德獄得罪太宗怒斬之尋常悔之因下制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自蘊古始

平子龍云傳載太宗忌其言直心有所恨是以蒙極刑者盖誣太宗也太宗實恨斬之則豈有凡決死者命所司五覆奏之制乎予嘗辨溫古事載在兵學續集卷之二因不贅于此

○劉知幾以修武后實錄功封居巢縣子
平子龍云武后者唐室逆賊也宗廟不血食者幾二十年矣人神
共憤天下幾喪其終身所爲猶讀識行豈有一事可記者乎劉子
玄雖有良史才而以修武后實錄功封居巢縣子則可知無恥之
小人而只有史才者也且也彼自比揚雄乃爲寡廉鮮恥之徒
者不謂可知矣
○陳子昂上書武后
平子龍云陳子昂所論列者似有理致然其所事則王者唐室反
賊也豈不恥事之文縷々盡言是何異于對豺狼而說仁義乎蓋
彼非不知之也唯貪爵祿寵榮之深而妄失得罪於後世而已矣
子輿氏曰無羞惡之心非人子龍於賊后臣子亦云
○劉思立高宗時爲御史河南北大旱詔遣中丞崔謐等分道賑
○思立建言蠶麥方殷遣使撫巡所至勞擾又須立簿最擾
出入往返停滯妨廢益廣望且責州縣給貸須秋遣使詔可
平子龍云思立所言是也蓋當時風俗之弊如此而已雖責稱
貸賑撫於州縣而不可不別遣使者縣擾賑貸其周徧否也不然
未能去欺罔奸蠹之害矣嚴禁勞擾百姓莫所不可若夫須秋
遣使恐失於逢擾焉
○有讐人告李邕贓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願代之上書訟
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挫韋氏芟凶詿沮解有功於國且
能極孤救之家無私聚伏惟陛下使邕率德改行與林丈曲逐
之功臣將賜目附會息比郭之義疏奏因得末滅貶欽
州遵化尉流璋於嶺南
平子龍云孔璋者義也爲其國家人之所難爲者眞
非常中之事也當時不知賞之猶可也豈必之流乎璋遂
死于極南爲哭夜月之孤魂悲夫李勣請納官爵
以贖叛卒雄死郭子儀新官救李白死明太祖赦代貴
業翁死之無夫冝並考以爲後事鑑矣

○杜甫拜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遇祿山亂之三川又自
羸服奔行在為賊所得挺節無所污至德二年亡走
鳳翔上謁拜右拾遺
平子龍云胄曹參軍者正八品武官也甫為此官則非也
夫也一旦遇羯虜亂狼狽竄不遑繼氣息間關越行
在非醜面目率風俗如此所以幾亡天下也若使子龍正八
品武官而在此時亦也招募義旅以謀恢復若大風卯天
也劉備盡瘁死而后已豈狼狽奔竄乎其傷時不
忘君上之情發詩句之間者則非無官守者事也正八品
胄曹參軍者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蕭穎士作梁不禪陳論書魏高貴鄉公甫曰司馬昭
弑帝於南闕書陳受梁禪曰陳霸先反皆出自斷諸
儒不與也
平子龍云判秀判魏至者成濟也假手於成濟而行弑逆

旗氏

者司馬昭也書司馬昭弑帝于南闕直筆也陳霸先廢梁
王為江陰王尋弑之何在受梁禪乎書陳霸先反直
筆也其易篡也如此彰々矣豈哉諸儒不與也因知當時
風俗總輕薄浮奢無一真儒之出于其間者矣
○高適為人尚節義語霸王略衮々不厭當時多難
以功名自許永王璘反肅宗召與計事度王必敗不足
慮帝奇之除淮南節度使令率師與江東韋陟
淮西來瑱共會安陸方濟江璘王已敗會賂賀蘭
進明詩使救梁宋以親諸軍及與許叔冀書令
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俾絕永王各自暴白居子
許其義而知變
平子龍云永王璘反除淮南節度使方未度淮移檄將校
俾絕永王各自暴白此乃親而離之々術也假令其黨
不歸正而疑沮賊心離間黨與之一奇也

○盧簡辭長慶末為侍御史尤精法律按福建鹽鐵
院官盧昂家得金牀瑟几枕大如斗獻于敬宗曰此宮
中所無象坐昂罪
李子龍云礼律儀制服舍違式條若僭用違禁龍鳳紋
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違禁之物並入官追
夫房舍車馬衣服器械貴賤各有等第上可兼下下不
可以僭上盧昂家畜宮禁所未嘗有之物則僭越尤
甚矣盧簡辭坐昂罪其儀是也
○太常博士李虞仲建言謚者所以表德懲惡春秋
褒貶法也莫王爵祿僇辱流放皆緣一時非以明
示百代所賴後世可以知前惟謚是觀古者將葬請
謚今近三年遠乃數十年人殁已久風績湮歇
採諸傳聞不可考信謚狀鋪存言与事浮臣請凡
得謚者前葬一月考功勅太常定議甚不請
與請而過時者聽御史劾奏居京師不得過半期居
外一期若善惡著而不請許考功察行謚之節
行卑累雖無官及官卑者所在以聞詔可
平子龍云謚者行之迹也誄行立號以易其名也傳云其制自周
公始也後魏袁翻奏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
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
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
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
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今
之行狀皆出自其家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自今已後明勒太
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
必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付法司科罪宋
太宗端拱中直集賢院王曄上奏曰謚者行之表也善行有善謚
惡行惡謚蓋聞謚知行以為勸戒六典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擬

謚皆述其功德爲之褒貶近者臣僚薨卒雖官該擬謚其家自知
父子別無善政慮定謚之際斥其謬失皆不請謚窃惟謚法自周
公以來無爲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激濁揚清使其身沒之後
是非較然用爲勸懲今若任其遷避則爲惡者肆志而不悛乞自
今不必候其請謚並令有司擧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
勸若須行狀申乞方行擬謚考諸方册別無明證惟衛公叔文子
卒其子戍請謚臣謂春秋之時礼壞樂崩公叔之卒有司不能明
擧舊典故至將葬始請謚於君且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以此知有司之職自當擧行明矣 按表
翻奏同李虔虞仲王暐奏不候請謚令有司擧行此說是也周
礼宗伯礼官之職太史大喪讀誄小喪賜謚注誄累其行而讀之
小喪卿大夫也又唐六典太常博士凡王公三品以上擬謚皆跡
其功德而爲之褒貶注云議謚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
佐史録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

○左拾遺史館修撰沈既濟嘗非吳兢所撰則天本紀當直称太
后不宜曰上中宗嗣位在太后前叙紀不宜及在后下宜直称
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
天擅革命後有遺制自去帝號復列帝紀是謂乱名祔陵配
廟皆用后礼而孝和上謚與冊命不易后名是謂忘実昔漢
高后称制独有王諸呂爲負約無還則革命事制其時孝恵
已殁子非劉氏故不得已而紀名后議者猶謂不可今中宗以
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春秋歲書魯
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全中
宗紀爲一每歲首必書在所以統之曰太后行其事改其制度
名不失正礼不遠常當時議不行
平子謹云蕭穎士書司馬昭弒帝陳覇先反者皆出自斷眞直筆
也然諸儒不與沈既濟非則天本紀是亦確論也然當時議不行
朱子作綱目因循蕭沈二子之說蓋以得春秋書法故也而一則

諸儒不與一則當時議不行不可勝惜乎適足以見當世綱紀挪
地而已矣
○憲宗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秦韓愈爲
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
平子龜云此乃孫子所謂伐交之術也雖不用兵而伐之而遂
說離黨與之所交通者使賊孤立者則伐交也退之所見偉矣袁
了凡曰此時愈欲請精兵千人間道以入蔡使李愬師稍緩則夜
半之功且出一書生矣疑設記愈說韓弘事欸所載以備異日之
考按韓文公爲宣慰使詰責王廷湊辞語嚴烈使讀者驚悚其
忠肝義膽不可挫屈者如此假令其言不出于公而間道入蔡擒
賊之功公果而然爲之豈足疑於其間乎子龜請爲公保之其後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吾元濟既就擒王承
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
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

此事雖與韓弘其形不同而其意乃一也因附于斯以望爲英雄
之學者變通云
○吳元濟叛吳武陵遺以書曰云云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易
地而論則與兇橫不若奉大君而勤官守枕戈于不若兼爵命
而保胤嗣苟能揆知幾之烈莫若發一介籍士馬土疆歸之有
司上以覆載之仁必納足下滌垢洗瑕以倡四海將校官屬不
失寵貴何獨不爲哉云云元濟得書不悟遂就禽滅
平子龍云求之古昔則班彪風切隗囂王命論是也附載以示去
就之機察與之權蓋有在矣王命論曰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
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信見高祖與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
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雖勇如
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烹醢分裂又况公麼不
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貧賤卒富貴
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

羈違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嬰當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寛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躡韓信於行陣收陣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擧此高帝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英雄誠知覺悟收陵嬰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禄永終矣元濟就誅之後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蔕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駿々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詔洗雪其將士復其官爵

吳武陵又勸韓愈爲裴度謀取中官所不快者爲監軍歸所快者於內爲吾地以傾諸侯令辯士持尺書刲元濟及將士約降彼無所竄謀矣

平子龍云此乃隱謀譎詭之說也予雖惡其陋醜而姑就其言探索隱微扶摘本情以備評好之一端矣夫中官所不快者不欲伐蔡州者也歸之朝廷則必沮撓此事請以爲監軍使之在不得已之地則是騎虎之勢也不獲不强從我事矣其所快者左祖干伐蔡之擧者也使之在朝廷則內主其謀以固帝意首張其事以却阻格乃所以爲吾地也是以靡有牽制羈縻之累而得伸縮縱橫展布四體乃可擒賊奏勝也至推其意充其類則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伐楚行乞貸美田宅佳園池已甚者欺詐始皇解其嫌疑以爲安位保身之地也漢帝章時羌戎背畔帝問趙充國將軍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知一見兵難喩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者蓋籠絡其主欲使委任之心一嚮已之術也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求患以避咎保身之術也此皆左顧右視干利害得喪之地之不遑者而非毅然信其是而不惑衆非者然亦事業中之一末事也故擧於此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

於主國之寶也　首奠英雄之事也
○羅士信軀短而悍隋大業中長白山賊寇齊郡通守張須陁率
兵討之士信年十四請自効須陁視其形容疑不勝甲士信怒
請被重鎧具左右鞬上馬顧眄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執長矛
馳入賊陣刺殺數人斬一首擲於空中以矛承之戴以略陣賊
皆披靡無敢元者因而奮擊賊衆大潰每斬一級輒取其鼻
納懷中暨還爲驗須陁歎賞即以所乘馬遺之自後每戰必從
須陁先登煬帝遣使圖其狀上于内史後須陁爲李密所殺士
信與裴仁基歸密素相結好仁基卒爲出財斂葬北邙期昱曰
我死當葬其側俄署總管俾總所部討王世充躍馬突進被重
創見獲世充愛其驍勇厚遇之與同寢食後又得邢元真等稍
見疏斥乃率所部千餘來降拜陝州道行軍總官每世充戰出
爲先鋒入爲殿後有獲悉散戲下以故士咸用命東都平授絳
州總官封郯國公從秦王擊劉黑闥得洺水一城即命據守

賊悉衆攻之會大雪救兵不能進城陷被執黑闥聞其勇欲用
之詞色不屈而死年二十八王隱悼購其尸謚曰勇如所志葬
焉
平子讀云羅士信童子而勇氣精悍入陣殺賊殆如刈蓬麻何其
壯也古今不見其比唯明黄行功号虎山早孤與母徐居少負高
氣膽略過人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責之笑曰償易耳時
奚遼事急得功持刀雜行伍中出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
兩歸奉母曰兒以償酒也云々得功每戰飲酒數斗酒酣氣益厲
喜持鐵鞭戰鞭漬血沾手腕以水濡之久乃得脫軍中呼爲黄闖
子此子唯可伯仲于士信矣抑羅士信童子而請擊賊自効者乃
檀弓所載郎之戰與公叔禺人共死童汪踦之比也裴仁基李密
謀士也士信以素相結好仁基死出財斂葬期異日當葬其側猶
汪踦於公叔禺人亦何等節操也掩卷感慨者哉回
○蘇安恒傳後云神龍初爲集藝館内教武三思誣以預節愍太

子之謀下獄死
平子讜云節愍者中宗太子重俊也與李多祚共舉兵誅武三思
等三思既被誅焉得誣蘇安恒預太子之謀乎誤記之甚者也夫
安恒之被誅者以其謂太子誅三思等事出于我謀也絕者未知
之乎抑何疎虞
○顏真卿出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萌逆陽託霖雨增陴濬隍
料才壯儲廥廩無幾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
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方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男兒及平至
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爲如此命益募兵加
以靜塞卒三千旬日得萬餘人
平子龍云預備之術使敵知之則無益於事是以其惟無形其惟
不識預備之所以得要而有餘也真卿陽託霖雨增陴濬隍者是
也非得所以爲預備之要乎哉昔者管仲語桓公曰君欲正卒伍
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之而

旗氏

寓其政於是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々有長積而至十連之
鄉々有良人以爲內政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爲軍
五鄉之師々之以爲軍令外假於王政之名內修强國之利由是
隣封不敢窺荊楚莫敢爭一匡天下者仲之教也以上國語以託
者删略不全引管子全書以補其闕五鄉之師々之三軍故有中
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
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之政定於郊內政既成令不得
遷徙故卒伍之人々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
相福死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
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
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其所以如斯者蓋
必內有所寓寓外無所聞見故也讀者熟復
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駭衆

亟斬子光紹諸將曰吾素知三人首皆非是令臧之私為位以
矣

平子龍云心懷驚懼者氣餒既沮衆不足以為攻守也賊傳示
三將首其意蓋在于此矣眞卿畏因此駭衆兼賊虜之謀卒生一
討紹諸將曰皆非是此乃安衆心之術也嗚呼深矣其誰能及于
此宋曹瑋知天雄軍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碁
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知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又劉錡守順
昌遣曹成等間几木翌日敵械成等餒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
惑軍心立焚之皆是一意也讀者不可不致思也

時從兄常山太守杲卿斬將李欽湊等同日十七郡自歸推眞
卿為盟主有兵二十萬橫絕燕趙俄拜河北招討採訪使

平子龍云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為盟主見兵二十萬橫絕燕
趙之地勢若老羆當途也此乃千載一時之日也時哉々々萬不
可失矣眞卿不為乘此大勢而舉義旗揮仁戈声罪討賊將待
何日乎徒逡巡于平原博平清河之間遂失制敵之機深可不恨
惜耶語云進則鼠亦為虎退則虎亦為鼠蓋謂進退攻守之勢其
相去遠甚也嗚呼魯公獨立於二十四郡無一男兒之地以屢阻
賊鋒者固在其至德誠忠之所感動衆心也然若夫奇正變化之
機攻守進退之權蓋非其所長矣吁

又云此時奉辭伐罪引兵北向雖若不幸王師敗績而逆虜亦必
破膽矣是乃後唐李晟所以越紼用兵宋眞宗所以親征澶淵也
為英雄之学者熟復玩味以悟入于制敵致人之機也

盧杞不喜眞卿將遂之眞卿往見杞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
血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

平子龍云罷使與遂之亦君命也何謂舐死首血而取見尚容乎
若自言之則無壁立千尋之氣往諭李希烈亦君命也然與外徒
不同其被不測而及受命之小杖受大杖走之權

○睢陽糧盡援絕士病不能戦張巡南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

○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被執不屈遇害

平子龍張巡之忠誠義烈勇畧勳業無一可間然者矣唐室不至職之者全歸于張巡一人之功可謂盛矣唯城陷被執爲賊所害者雖困斃疲勞之極自至于此而可不深痛恨乎何也張巡拜御史中丞位階正四品則國大臣也豈可見辱于賊手乎在所宜自裁以全大節矣後忌巡者誣以降賊亦不自裁之所致也李光弼之所以内刀于靴中者盖爲之也

○東京陷留守判官李憕中丞盧奕留守判官蔣清皆死節賊傳首一宿至平原顔眞卿詐其首結芻續體用棺殯斂祭而瘞之以聞

平子龍云此等之事亦不可不細心思量也若不若此則非體于國家待忠臣之厚意者也非唯瘞葬之而已瘞之之後立以聞處置矣無踈虞矣意識所及何一周徧

○張以然傳路中懸牓購祿山首

旗氏

平子龍云購求祿山首是亦疑沮賊心之術也然非王命則無益于事且也雖與千萬金亦未足動賊心也盖題牓曰獲祿山首者乃授范陽節度使子孫賜蔭襲若夫尋常購求之術豈足以沮方張之勢乎

○朱泚反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段秀實議稱帝宅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々擧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忠臣前助泚々得匍匐脫走賊衆殺秀實

平子龍云秀實德行節義根于天性應變奇略絶于等倫共無可間然者也唯誅朱泚一事何亦踈虞處然則奈何而可曰受僞官稱臣朝夕親近密邇乎共圖畫反謀且以子弟爲質示無異思彼何疑貳果得親近則就其帳中刺之一匕首之功而已夫象笏一擊彼尚匍匐而走况於利匕首乎何不得志之有秀實以存形迹遂至于此悲夫若惡汙僞官則須遺表曰欲密邇賊而

志之有素寔以存形迹遂至于此悲夫若惡汙偽官則須寔表白
欲蒙面賊而得志足以妨患以待時機之來而已雖君不幸不能
誅賊及蒙禍害而帝其昭鑒臣赤誠果如斯則足以雪身後之
汙君矣復反覆覩思以謂高忠臣棄軀討賊以扶其國家
則雖蒙汙名亦在所不顧望也吁

〇權皐字士繇為臨清尉祿山籍其名表為薊尉署置
幕府皐度必叛然畏猜虐不敢諫欲去慮禍及親
欲驗久之乃案其獻俘求至京師北至河陽密與妹婿
福昌尉仲謩約疾亟來視陽為喑呀直視若瞑者
謩大哭偽作含歛至夜逃去人無知者獨以權還皐母謂
實死慟感行路故祿山不之慮放歸其母皐潛候於淇
門母至奉侍晝夜南奔客寓臨淮為驛亭保後永王
璘反多脅士大夫復詭姓名以免玄宗錄其忠自
蜀遣除監察御史

平子龍云詐死以免禍狡猾可喜雖慮禍及親不得已
為之其要歸忠與孝亦足取者焉

〇賈直言隨父道沖以伎仕得罪貶嶺南中路賜酖父
將就死偽令拜四方上下神祇告辭使者哀之視稍
怠即取自飲逆仆而死明日毒潰于足絕而復蘇自此
瘢跛代宗聞之得減父死

平子龍云毒于賊于足無復蘇之理矣蓋天憐孝子而救
其命也非唯其身不死亦得減父死嗚乎至孝之極感
動天地者如此其捷也可不敬乎可不信乎

直言妻董氏臨貶時因年少遣訣曰生死不可期爾可
亟嫁董氏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以非已
手不解相違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解而湯沐髮
墮盡餘平子龍云董氏苦節貞操二十年如一日真賢婦

哉直言至孝感動天人宜哉有此祀偶矣

○柳公綽為開州刺史地接夷落常遭其城吏以兵力不
制欲授渠帥右職立斬之趙子去
平子龍云以兵刀筆弱不能制賊侵犯反授右職是及聞
匪獻之欲璽也刺史之職其謂之何吏之為此說者為
賊之友聞内應亦未可知公綽斷三非能斷果決之士
其誰能之
馬害國人命殺之人惜其良此曰安有良馬而害人
乎

平子龍云雖曰能斷而非知大體者未及于此
捕殺鄠縣狂人鄭懷政妄稱天子者
平子龍云雖出于顛狂妄語而漫然稱天子僭上之尤

旗氏

甚者又嫌於不執非堂之仆備虜不可長矣公綽處之
允可謂允當也
入為刑部尚書有姑毆婦死京兆坐辜公綽議以尊
毆卑非凡鬭比竟從減論
平子龍云按唐律鬭訟尊長毆傷卑幼之婦減凡人一
等妾又減一等死者絞之律文雖如此而為人子者處我
母於孔刑而安于心否決不可得矣綽議是也
公綽子仲郢遷諫議大夫俄以說于衆許之興劉詡
毆母不俟奏杖殺之
平子龍云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劉詡毆母十悪之
一也雖不俟奏杖殺之誰置異論于其間乎知於其為擅者
乎
○韋溫拜宣歙觀察使榜殺池民誣訟刺史者威行部中
平子龍云唐律鬭訟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

誣罪二等後之無此律宜準擬奴婢告家長之罪也梓誣告者反
坐古今然也今帝臨㮛殺誣告刺史者盖以誣告刺史抵
流死之罪也故加等以㮛殺之也
○絳州夏縣孝女衛氏字無忌年方六歲其父爲鄉人衛長則所
殺母遂改嫁傍無兄弟及長常思復讐會從伯設宴長則
預坐無忌奮起以甓擊殺之詣吏自陳請就刑戮巡察大使
褚遂良以聞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乗從於雍州令長史
以礼嫁之并給田宅　濮州鄄城縣孝女賈氏年十五其父爲宗
人玄基所害弟強仁方幼孝女不肯嫁撫育之及其長成共思
報復以計殺玄基而取其心祭父墓自列於縣々論強仁死賈
氏詣闕訴請以身代高宗哀之下制姉弟皆免罪
平子龍云復讐事聖人既言之盖所以伸孝子之情也決無殺
所復讐之子孫文实若殺所復讐之子孫則是以二死抵一死
也又謂特免罪則出于特恩也未可以爲成法矣明律祖父母父

旗氏

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
確論也萬世宜因循焉
○夏州都督竇靜潛令人間郁郅部落孤尼等九俟斤皆内
附帝嘉之賜以羊馬有詔禽頡利處其衆河南靜上書欲因
其破亡假以賢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披其土地永保邊塞此
寔長轡遠御之道時雖不從識者韙之
平子龍云唐室之興也假回紇之力因以混一海宇是以後來以
嫁女於異類不爲毒辱且爲當時識者々猶題韙之則聖人慎華
夷之弁者將焉在乎抑當時有識者亦何爲者哉予讀之不堪失
笑但因虜破亡之假以賢王号者漢封左右賢王之故智也雖曰
隱謀而因以安邊圍全王畧則無所不可也當時不用其策者予
不知其説
○賀拔行威叛涼州總管楊恭仁秉其不意募驍勇倍道而進遂
克二城縱所俘還衆感悅共縛行威以降

平子龍云七縱七禽武侯之所以服孟獲也楊萊仁能禽能縱所
以賊衆感恩共縛賊魁而降也此之謂以賊攻賊也亦深於用兵
之道者也

○安西部護王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行還以詭出入五旬畢
西域人縱觀莫測其方畧悉獻珍宝

平子龍云迂回城門詭秘出入者抑城制之末節也然亦致敵之
一奇也非所可賤弃焉若夫開門無藩蔽蹊通洞達之制莫存乎
英雄之偉畧非所底幾尋常之士矣

十姓阿史那拔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
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諜知所部雜鹵謀執方翼爲内應
陽爲名會厚賜而出潛令縛之千餘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
驚潰擒其酋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平子龍云捕縛衆賊者猶羅群鳥非獎之甘餌聚之一所而后
羅之不能得也王方翼陽名厚賜而出者是也此乃徂其

旗氏

害心轉賊氣釋之術也可不謂智術之士乎

阿史那元珍入寇復詔進擊時庫無完鎧乃斷杖画虎文鞫
聯鮮合馬見奔駭遂敗獲二大將因降桑乾舍利二部

平子龍云方翼居方面之任而庫無完鎧其蹶震謂之何辯職守
之軍興之甚者也適用皐比蒙馬之故智因以制勝亦足以贖
其罪焉然事出於僥倖而無有待之実矣爲英雄之学者勿取其
得幸勝而忽不挙職之責矣

○宦官楊思勗給事内侍省太宗舊制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
内侍爲之長惟門閤守御廷内掃除黄衣廩食不任以事至
思勗剛果有力頻討李多祚論功超拜銀青光禄大夫

平子龍云雖有太宗舊制貽之孫謀如此者而太宗後世不因循其
成規遂挙國家大權委之於刑餘之人醜哉鄙哉其無羞悪之
心矣嗟履霜之漸遂至于堅氷矣後來天子廢立在其手大臣
進退任其意而猶望天下安寧不亦難乎若夫永徽律開元令

唐六典諸書巍々蔚々寔是經國大典也然弗施之於有政則
亦惟聲容文具而已嗚呼李唐之世除太宗貞觀五語外無復
足見者矣徒使後人嘆慨沈吟之不遑而已悲夫
○劉克明數謀爲逆其母不許禽會從獵夜還群飲酒酣遂就
更衣室殺帝王守澄等發兵討之克明投井死文宗立嘉母忠
義賜錢千緡絹五百匹奴婢二人
平子龍云克明母唯不許爲弑逆而已何忠義之有克明雖不爲
弑逆而人臣無將々亦誅之今既行弑逆乃明大逆義而誅之可
也決無可赦宥之道矣文宗嘉其忠義賜之錢帛此何理也此時
裴度在相位一言不及于此何哉
○田悅叛馬燧等引神策將李晟夾攻之大敗悅衆死傷二萬引
騎奔還謂其下曰賴公等斬某首以取功勳衆曰今士馬之衆
尚可一戰脫不濟俱死未晩各斷髮誓同生死於是復整軍完
壘治器械招卒撫羣心益堅識者痛惜三師不能乘勝長驅
襲其未備後十餘日始進薄城下悅得爲計
平子龍云乘勝長驅襲其未備乃孫子所謂不失敵之敗也者是
也昔太宗征宋金剛々々北走太宗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
餘里劉弘基諫之太宗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
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
復攻矣追及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太宗不食日三引兵趣
介休金剛背城布陣太宗擊之金剛大敗此乃破竹之勢數節之
後迎刃而解者也宋李舜臣論赤壁之戰曰擧江東之力足以抗
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擒袁獲呂
荊州之役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尚賴江東諸
將忠奮激烈生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擧而焚之於赤壁之
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東南江東君相僅能
乘此之銳蹶彼之困牟一二驍將間道啣枚以要其歸路而周瑜
輩以大兵躡之則彼衆可盡得而擒同生虜惜乎孫劉不知出此

也然曹操既殖荊楚既平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區既已驅而出境不啻便足於是關羽周瑜雖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荊州而縱曹操於洞內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而漁天下也嗚呼以一荊州而繫三雄則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且荊州當吳蜀之衝孫劉爭之國也然愚以為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奈何周呂之徒眷眷於此自赤壁既勝之後且戰且攻不肯越荊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為者哉又論淝水之戰曰江東之地首起西陵尾接東海其兵之羣銳足以破秦兵於鉅鹿其財之富厚足以復唐祚於靈武然自吳以下因於江東者凡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洛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勝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其克敵制勝之功亦奇矣然終不能度江而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此非江東之地便於守而不便於攻蓋江東之人知有江東而不知有天下也向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先規模於未勝之前而進乘機會於既勝之後則千乘萬騎起自江東而入中原蓋可以鞭捶四吏坐制六合誰謂江東之地土縣力薄而不足以舉天下也哉惟其平居暇日初未嘗有進取之心而豫為必復中原之計是以一旦欲乘機會而倉皇失措竟不能成混一之功且苻堅養兵於秦中幾三十年一旦且馳之南下欲以并吞吳會顧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斷志則誇矣而兵始一交全師潰敗相與枕藉於淝水之中晉之君臣常試睥睨一世此乾坤何等時也挽吳江之水以洗關河嵩洛之腥穢其不在茲時耶奈何徘徊於兗豫之間竟不能過關蹈鄴以圖混一而乃今日運米於枋頭以濟苻丕之饑明日率軍於關陝以為苻堅之助夫淮淝百萬志欲何為幸甚

天敗糧盡力困不奮兵以勦除之乃舉國之大讐付之相忘之域
豈不深可惜哉以上皆一意也附載以示不失時機之義

○幽州盧龍節度使李載義爲部下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志誠
自稱本道馬步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惧急召宰相商議時
牛僧孺先至上問其事僧孺以爲不足煩聖慮上驚問何也對
曰范陽得失不繫國家休戚自安史以後皆然若今日志誠之
得猶前日載義之失也且國家所賴范陽者以其北捍突厥不
令南寇度量事宜不如假以節鉞彼將自惜土地爭先盡力自
得爪牙之用上喜曰聞卿之言吾意渙然矣尋以志誠爲留後
撿校左驍衛常侍兼幽州左司馬
平子龍云僧孺之言雖非國體而亦一時權宜之說也國力衰弱
不能舉九伐之法以討反乱遂以首悪擬其任於是傚以爲常往

々遂節度殺刺史自称留後反乱極矣然時世之勢不雖不生一姑
息悲夫但使其捍突厥者乃深趙晉不敢太原之意能曰姑息識
者有取焉

○吳元濟以董重質爲謀主請以精兵三千由壽州間道取揚州
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擒商鄧取嚴綬進守
襄陽以搖東南則荊衡黔巫傳失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
請輕兵五百自崿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槿行元濟
庸下不能用
平子龍云自古以攻爲守者遂全其地以守爲守者必失其地何
也以窟托巢穴之間跆踞城池之内而制敵之氣不透徹于客兵
故也重質之間道取揚州舟師襲潤州者乃執持攻氣牽制客軍
使敵不能專心于攻取之術也此說果行則雖裴度李愬而非可
以日月奏勝也
○安祿山腹心高邈最有謀首勸取李光弼爲左司馬不納尋悔

之衆見顔色既而曰史思明日當之何千年又勸令秀巖以兵
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使歸仁通儒道雲中取太
原團弩手入蒲關以動關中而自將兵五萬渡河取洛使希德
賀循絕海收淄青以搖江淮則天下無復事矣皆不用
羊子龍云是乃跖狗吠堯者也然非以一目洞觀周悉海外形勢
則未有能為此說者矣所謂天下大計者也楊玄感舉兵黎陽
李密為陳三計曰天子遠在遼左出幽州千里南限巨海北
阻強敵号令所通惟榆林一道若鼓行入薊直扼其喉
不同月資糧之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
南天下定矣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
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衆鼓行而西
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
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東都以
号令四方君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

非僕所知也群雄推李密為盟主号魏公護軍柴孝和
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而亡漢得之而王今公以仁
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柬鋭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
迎是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揮天下廓然無事
矣若崖以歲月恐為人先發不能用夏王竇建德救鄭祭酒
凌敬說曰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
踰太行入上黨傳檄諸郡進趣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
策也且有三利一乘虛持境師有萬全二拓土得衆三鄭
圍自解建德不聽祿山反平原太守顔真卿舉兵討
賊諸郡共推真卿為盟主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
乞師於真卿云々真卿借兵六千因問其所為萼曰聞朝廷遣
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討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
魏郡執其守將引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
幽陵然後連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拒守要害制

文稿
晚成堂藏

其亡走之路公但當秉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心有潰相圖
之變矣眞卿曰善 明天啓時流寇蜂起兵部尚書楊嗣昌
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爲四正四巡撫分
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爲六隅六巡撫分
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專征討
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
粮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量糧爲加派
畝輸量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
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
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貲爲監生一歲而
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
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
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
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 按李蒙之策

當時不用之是以後來敵寇無聞焉歟嗣昌之議帝雖從之而中
道蘇先共不能酬其志可不恨惜乎哉 蓋自非領略宇內之
才未能關創此議故附載以望爲英雄之學者運宇內於指
掌之既本量云爾

○史思明貳安慶緒緒使承慶守忠立節往議事耳共
國之判官耿仁智勸歸正於思明思明善之承慶等至思明
迎之謂曰遠齊公等來不勝其喜然素憚使者威不
能自安請弛弓以入即從承恩等斂收其兵杖斬守忠
立節李光弼聞之使人來招思明思明遣牙將竇如意奉
十三郡籍兵八萬與僞河東節度高秀巖咸歸于朝詔封思
明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諸子並列卿秀巖
雲中太守亦官其子
平子龍云史明敗亡人孰信之蓋光弼聞賊中有釁隙
携貳之事使人招撫之始若容其反正自新而羈縻之

晚成堂藏

以阻彼進取之機也唐室之兆雖日有窮而可謂未亡之機
權也
○李希烈反詔懸購賞格四位以上斬希烈首者即代其官
五品以下封戸四百民賜復三年
平子龍云不況以應者之有血斬懸賞格者亦使敵懷疑
貳之一奇也
○李密為人策略雄遠散貲禮賢不自愛惜楊玄感
服其識度非常傾心結納私謂曰隋曆不長上多猜忌
一日中原有警公与我孰為後先密曰決勝於兩陣之間
噫嗚咄嗟讋敵降賊我不如公攬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
歸屬公不如我
平子龍云使遠近歸屬者果何為者乎散貲禮賢不自
愛惜是也苟不如此焉足縈攬英雄之心哉嗚呼又嗚呼
楊玄感起兵黎陽聞討李密〻曰天子出征遠在遼
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高麗聞
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潰可不戰
而擒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
有衛文昇不足慮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
安撫陝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
平子龍云此時李密不說玄感以列舉楊廣弑父与君之大逆正
名代罪之義區々徒論進取得失者何哉後密舉兵鞏南号魏公
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其文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流悪難盡祖君彦之辭也由此觀之密欲後來為
此事知而不言歟其取關中之策乃護軍柴孝和所説密者也密
不用世謂密首勸玄感取関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亡也
柴孝和説李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而亡漢得之而王今
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巻甲倍道趨長安百姓
孰不郊迎是征而不戦也衆附兵彊然後東向指揮豪傑天下

廓廓然無事矣若遲以歲月恐爲人先密曰僕懷之久顧我部下
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便與偕西且諸將背群盜不相統一
敗則掃地矣遂止
平子龍云柴孝和又言乃密所嘗說玄感之計也在己則以兵統
一敗則掃地辭之何前後之不相符乎此奚異觀囲碁者能指虛
実得失而其自當局則不能詳密宷惜哉密英謀有餘而決斷不
足矣讀者可不致思于斯乎
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乘勝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
言亟具幣邀之已亡去
平子龍云献帝漢季令主也故曹操挾以令天下天下雖知操以
爲奇貨而所以不得不肯從也隋煬弑君父之逆賊其惡施于天
下所謂獨夫者也雖挾持之而天下豈風靡草偃乎鴻客之言也
挾帝以令天下本傳作執取独夫号令天下今一依弘簡録下評

李密修金墉城居之衆有三十萬海岱江淮間争嚮附竇建德
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辭以東都未平
平子龍云淮海嚮應群雄勸進是則千歲一時龍虎風雲之大機
會也噫時不再來不於此日尊號而將俟何日乎苟當日即帝
位則雖不幸功業不就終取滅亡而亦亡天子也孰若其爲唐之
叛臣而死盛彥師等手乎密未讀公孫述之所謂豈有降天子
之言耶悲夫其乏英斷且也密即帝位者則所以促隋室之亡也
夫群盜猶不能滅矣况於帝王乎不亡何俟
王世充悉衆渡河與密決戰密遣驍將迎戰不利於是留王伯
當守金墉自引精兵陣以待之裴仁基說密曰世充勁兵悉來
東都必虛請選衆向洛必自拔歸我乃徐還以疲之兵法所謂
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不用仁基曰公後必悔世充陰索貌類密
者縛之兩軍既接埃霧不辨使牽類者過陣譟曰獲密矣士

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平子龍云昔者曹操與袁紹戰官渡許攸說紹曰曹操悉師拒我
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騎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
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
今裴仁基所說乃是也惜哉其不用爲密雖英豪而有自用之癖
不取群策其所以取敗至亡者皆坐于斯矣悲夫世充亦黠也縛
其類密者以欺敵軍密盡去兜鍪亦顧色說衆又使士卒財殺所
縛者果然則嫌疑立解矣由此觀之應變權奇蓋非其所長也

○煬帝遇弒越王侗立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欲先畀李密
大官使討化及乘其兵疲可以得志乃遣使卽軍中封拜未幾
密破化乃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
設鬼謀以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中見周公云以兵助
陣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討密有大功右
遲兵且疫其下楚人信妖相率請戰乃簡卒二萬騎二千踐洛
水爲三橋以渡密恃新勝有輕敵心不設壘壁世充夜异遣騎
兵蔽山而伏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乘高馳下壓其營陣密
衆大潰
平子龍云元文都盧楚之策設爲卞莊刺虎之勢也非德於隱謀
者其誰及于斯矣趙宋時劇盜宋江侵奪郡縣所向無前侯蒙上
言曰赦宋江使討方臘以自贖蓋亦此之意也世充託神怪者鼓
舞衆心之術也是以精彩氣充矣發越可望不可當此之謂任勢
也猶轉円石於千仞之山不可遏止矣雖李密勝化及而士卒困
憊器械鈍挫繕修休養之未遑安善決戰哉世充察其機揮我臭
擊敵虛非惟此而已猶激作精彩氣焰炎神畏其勢殆以碬投卵
也此所以李密之一敗掃地也
○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竇建德屯河間七里井

一建德以勁兵伏旁澤中僞中遁世雄以爲畏己稍弛備會大霧
晦冥建德率敢死千人襲之隋軍驚潰世雄亡去獲河間丞王
琮勞遣之琮復嬰城攻之不下俄而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
乘城大臨建德爲退舍琮乃面縛詣軍門降建德親釋其縛授
以瀛州刺史或言其久拒敵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
曰往日爲盜可妄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可害忠義士乎
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即令曰有害琮者罪三族

平子龍云建德聞煬帝遇弑辭圍退舍司馬法所謂不加喪不因
凶者非耶昔者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君子美之今夏王行此事
絶無而僅有者也可不謂仁乎且也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可害忠
臣義士乎之一言雖當時群雄并以李家太宗之英豪斷斷乎
未嘗言及于此也由此觀之則可知其志在此而不在彼矣嗚乎
賢哉眞夏王之言也

建德生平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妻曹氏未嘗衣紈綺
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貲室並賚將士至是得隋宮
人千數悉放去

平子龍云夏王約素節儉其志在治國安民而不在一身富貴者
於是乎彰彰可察矣惜哉援鄭敗績遂罹牛口之厄國滅身死
悲夫由此觀之帝王將相豈有種哉蓋稟天地精英之氣所發泄
湧出而生者果英雄豪傑也是以群盜之中往往出豪傑矣怪哉
英雄豪傑之才每在群雄而不在王公者獨何也所求滿意竊願歔
心莫一物一事之可沮抑志氣者則雖有美質逸才或適出其間
而精神氣魄方爲富貴所蕩盡陷溺卒至不可振起而已矣若夫
群雄則不然以絶倫非常之資動心於貧賤憂戚之中忍性於艱
難危困之間臨蹉跌而生智計遇拂乱而發奇略因以全英雄之
本分故也明史流賊傳李自成云云諸營較所獲馬騾者上賞弓
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

與其下共甘苦匹按自成猜忌忍雖非夏王之比而見不好酒色眈
粟粗糲者則知其志不在富貴溫飽而別有在矣然則爲人君者
不可不思如綠林萑葦之賊亦羈縻籠絡之以爲國家之用矣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主來奔建德命斬奴返軌首滑人德之遂

降

平子龍云祖逖兩雍兵牙門童建降于後趙石勒斬之送首於逖
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逖
者逖皆不納今夏王所爲與之相似然其實遂異焉當時逖威稜
震遠迩練兵積穀隱然有復河北之勢是以後趙鎮戍多叛歸逖
境土漸蹙石勒患之竊思阻之之計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
守冢二家并斬建送首於逖者是乃敵國相傾之術而其意在值
進取之機矣夏王則不然其兵勢方張震聾遐邇故奴殺主來
奔而已夏王命斬奴返軌首者在惡于犯名義之罪有所期而然
也正出於至公無私之心耳其推至公是以滑人德之舉州歸降

者蓋在其所不慮矣
李世勣陷建德謀俟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尋得其父并建
德土地餘唐建德久之不至遂與鄭世恪帥數十騎奔唐建德群
臣請誅世勣父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
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
平子龍曰世勣奔唐綱目書曰李世勣復歸于唐明其爲忠節之
臣也夏王曰不忘本朝乃忠臣也亦以有見其惻怛之意焉
夏王建德数戰不利其祭酒凌敬說夏王曰大王宜悉兵濟河
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建旗鼓踰大行入上黨狥汾晉趣蒲
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
不聽曰鄭朝暮待吾來吾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示天下以不
信

平子龍云夏王之援世充者本出張虞窺脣齒之勢以拒唐兵
爲其本國之地非實憂恤世充之急而然也果然則其重者在祭

時勢利害奈向而已豈在賤言乎否乎惜哉當時當無以此說諫
夏王者置凌敬之策不遂用之是以一敗不旋踵乍至殄滅矣悲
夫胡致堂曰凌敬之策誠善策之然長安并州將帥自足以當建
德而汾晉撫綏豈不戉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爾
而秦王攻圍益急世充其能不破乎既破世充比東建德不過遲
時月之間耳

晚成堂藏

五代唐

○太祖李克用

○莊宗名存勗梁攻燕劉仁恭求乞師太祖惡其反復欲不許莊
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莫不聽命
自河以北無為梁患者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燕晉合勢非梁
之福此吾復振之時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常困我而
急其難可因以懷之是謂一舉而兩得機不可失太祖以為然
乃出兵攻破潞州梁解圍去

平子龍云此乃昭烈崩後武侯和吳之意也蓋多吾之黨與使敵
之孤立之術也曾肅所謂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者亦是
也學者須彼此參考以悟入于成敗得失之機矣

○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
六三辰失行天象變見小人訛言山崩川竭水旱蟲蝗皆不足
懼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

晚成堂藏

蔑聞深可畏也

平子龍云賢人藏匿者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也四民遷業者趋錐頭末利事二業兼并也上下相徇者自上官至下司相互因循苟且無蹇諤之風也廉耻道消者貪鄙贓汙欲壑難塡以忘羞惡之心也毁誉乱真者好人之所惡々人之所好廢公是非肆私好惡也直言蔑聞者諫垣寨黙言路茅塞以鎭靜爲得體以抑損爲取要也此非唯當時弊風莫時不有此弊矣可不戒愼乎

○唐既得鄆州梁王彦章圍楊劉莊宗出戰遇伏而敗問郭崇韜計將安出崇韜言彦章圍我志在取鄆若以應鄆州爲名擬詞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彦章必来争分其兵勢可坐図也莊宗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築壘於博州東彦章果引兵来攻莊宗奮擊遂大破之

平子龍云是乃孫子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者也今以應鄆爲名築壘於必争之地者乃形人也然其意不實在于此則我無形也昔者漢王圍於滎陽走入関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関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見亦分敵之力之術也

○莊宗方惑群議欲棄鄆西取黎陽與梁約和崇韜曰自陛下興兵伏義十餘年今大号已建人皆引領以望成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搗其巣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即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属於魏夜渡楊劉從鄆襲汴果八日滅梁

平子龍云竊察古昔両敵相對互争勝敗之勢盈虛消長之機存乎其間彼此困苦之形逼於其極蓋如騎虎之勢不可中下也是以堅忍強持不敢先退歩者往々遂收勝算矣爰知我之困極乃於敵亦困極也往者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与公決

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
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
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
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
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既而操夜自間道出盡燔紹所積烏
巢糧穀紹軍驚擾大潰是乃堅耐而制勝之義也孫子曰智者之
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伸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非亦此
之謂乎

○符彥饒以兵三千戍瓦橋關控鶴指揮張諫叉殺知州高遂迫
以爲帥彥饒陽許之曰欲吾爲帥當止焚掠以軍礼見於南衙
乃陰約拱衙指揮龐起伏甲衙內明日諫等皆集伏兵發誅殺
四百餘人
平子議云彥饒曰以軍礼見於南衙者所以使賊陷於我術中也

唯吾我服而使賊不着我服則必懷疑貳賊雖我服而得我亦我
服以嚴兵備是以誅反賊四百餘人猶擒嬰兒也可不謂智術之
士乎

○救燕之役梁祖自將時晉精兵皆北獨史建瑭與符存審以三
千騎屯趙州梁州軍已破棗彊存審扼下博橋建瑭分其麾下
五百騎爲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
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各縱使逸去告晉軍大至梁祖
聞之夜拔營去
平子議云捕梁芻牧者因以爲我間諜眞奇策也若猶未也則詐
遣候吏數回報告莊宗率大軍至于其地庶幾無復遺策矣

○石晉出帝紀四月蝗募民捕蝗易之以粟

晩成堂藏

○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因陳橋驛之變自立即帝位遣使諭周
本檢校大尉李筠以受禪加兼中書令筠拒命不受遂起兵從
事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
不得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
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
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乃引衆南
向宋遣石守信等討之敕令急進師扼其隘勿縱筠下太行
破之必矣諸將破筠衆數万於澤南筠走保澤州宋祖親督
戰拔其城筠赴火死

平子龍云五代之時節義廉恥掃地無復餘矣當此朝臣夕賊之
日唯有一李筠死於國難爲百歲之下使人興頑廉懦立之志矣
嗚乎忠也哉若夫遣人送款太原劉均以求濟師又及均率兵來
援筠以臣禮迎謁豈其本情乎姑借以助義舉之形勢而已其子
守節以上黨降宋拜單州團練使其不孝不忠亦不足道也

張時泰續綱目廣義曰李筠之伐宋也豈不知宋之不可敵哉惟
以忠義自許故不以成敗利鈍爲心也前書李筠伐宋此書李筠
死之學者比而觀之則宋祖得國之由蓋可見矣

○樞密直學士呂琦勸廢帝曰石敬塘有貳志必引契丹爲助不
如先事制之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與契丹和親使廬藩大鎮
顧外無所援可以弭其亂心三司使張延朗欣然曰尚能紓國
患歲費皆吾取足帝大喜薛文遇大以爲非因誦戎昱詩社
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以諂帝色即變琦等曰臣等爲國計策
非爲契丹求利帝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朕惟一幼女尚欲
弃契丹金帛所以養士又輸以貨敵皆惶恐拜謝議遂寢敬塘
及果引契丹爲助唐遂以亡

平子龍云漢高以混一天下之威猶和親於匈奴今廢帝從珂弒愍
帝即位衆心不定只救傾覆之不遑是危急存亡之秋也呂琦
之策亦救時之一奇也苟從其說猶可延國祚於數年之間豈至

晩成堂藏

不旋踵而滅亡矣
○廢帝時吏部侍郎龍敏勸帝曰石敬塘恃契丹爲援今東丹王失國在京師以兵送東丹自幽州而入西樓契丹且有內顧之憂何暇助晉則晉之大事已去

平子龍云龍敏送東丹者乃孫子所謂伐交之說也惜哉其不用之焉昔者漢武帝時班超上書曰今西域諸國貢奉不絕惟焉耆龜茲未服今宜拜龜茲侍子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使諸國連兵龜茲可擒以夷狄夷狄計之善者也雖與龍敏送東丹異而其形狀相類者也故附載於斷擴兎以夷狄之謀矣爲英雄之學者有熟復玩味徹底其理則於猶龍之因應兵聖之順詳思過半矣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獻駁赦論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自古以水旱降德音開獄牢冀感天心以赦其災者皆非也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至使小人聞國將赦過從反喜此乃教民爲惡何益之有大凡天之降災所以警戒人主苟能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則災變爲祥若以爲捨惡人而弭災則是天反喜人之爲惡也

平子龍云諸葛公爲相十四年昭烈及後主即位絕而赦或言大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々赦宥何補於治又唐太宗善此說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推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养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又蜀先主云々故諸葛亮蜀十年不赦

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數赦卒至傾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絶不赦赦今四海安寧礼義興行非常之恩彌不可数將恐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今也參攷諸英主諸明賢之言方知駁赦論之爲確乎不可拔者矣欲通廢興昏明之道者不可不玩味也

○王彥章驍勇有力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号王鐵鎗

平子龍云檀𤊹非鐵者而謂鐵鎗者盖鎗頭與鎗桿共以一條鐵連成矣所謂渾鐵鎗者也

○劉審交通於吏事晉高祖時拜三司使時議檢天下民田以益租審交執不可遂止

平子龍云天下民田隱欺大只私占廣狹者罪之大者也檢之何不可之有若謂不檢民田而只以益租賦則苛政也審交執不可者不知果何之謂也

○宦者張居翰莊宗時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後魏王破蜀蜀王衍有變遣人馳詔誅衍一行時詔書已印畫居翰翰發視之謂殺降不祥乃以詔書傅柱揩去行字改爲一家由是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君子以謂更一字以活千人其善誠有可取所謂憎而知其善也

平子龍云如張承業張居翰雖宦者而亦當世之偉人也居翰私磨揩詔書改爲別字其專輒妄作罪之大者也唐詐僞而妄爲制勅及因制勅成文而增減其字者絞由此觀之居翰之罪須擬絞然其意乃在欲使莊宗不有殺降之名也是以甘身蒙大戮贖千餘人之命可不謂仁乎莊宗釋不問者盖在于斯耶

○晉主莊宗與梁戰於胡柳晉軍敗晉王欲引兵退保臨濮天平軍節度使閻寶曰未決勝料勢決戰料情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王

晩成堂藏

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平子龍云此乃與魏武持袁紹於官渡之時苟文若諫魏武亦一意也孫子云雜於利而務可信也猶龍氏曰福者禍之所伏禍者福之所倚夫物極則必變自然之数也嗚乎英雄之所見古今一也吾黨之士不可動運精神悟入于臨機變通之術也

○康延孝背梁奔唐莊宗拜南面招語指揮使莊宗屏人問梁事具言末帝懦弱小人競進忠勇疎斥此必亡之勢又問梁計如何對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大挙遣董璋將陝號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彦威將関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趋鎮定王彦章將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將河上之軍以當陛下莊宗懼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以鐵騎五千自鄆趋汴擣其空虚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壮其言卒用其策滅梁

平子龍云孫子曰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尽知用之利也此不唯論暴師挫鋭之害處出兵之後更慮而起者亦在于斯也今梁主傾國伐魏而禁衛単寡守禦空虚非唯不慮于外敵更弊而起者有不軌竊発者何以拒之其疎虞之甚也如此宜哉一朝蕩然取滅之矣周礼司馬政官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盖此嚴守衛謹預備之義也

○梁捉生將李霸作乱夜焼建國門龍驤都指揮使王晏球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遅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

平子龍云部將作乱夜焼城門安危之機実在呼吸若夫遅疑顧望禍不可救也晏球不俟命擊之可謂深知變通之機者也

○萇從簡為人暴剛背唐降晉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平生好良人内許別富人有玉帯遣二卒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梁間見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不忍殺躍出告之使速以帯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平子龍云二平義不忍殺正人為勝之死実是富人之鉏麑也嗚呼人心之無古今看果如此耶

○明宗嘗問馬数於樞密使范延光延光答以太祖時不過七千荘宗與梁戦河上馬纔万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帝撫髀歎曰吾在兵間四十年今老矣天下尚未能一奈何

平子龍云古之有天下者在徳厚薄而不在土地廣狭與軍馬衆寡也此非光武不足有與言亦非鄧禹不能以告之明宗豈足以知之乎延光豈足以言之乎

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代以安従進不受以兵攻之久而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献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願内附請除二州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説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

平子龍云范延光雖反臣不足道而其所論列者亦有理致不以人廢言而可也讀者宜熟復以致思於知國体之説矣

范延光又詔楊光遠討之堅守不下光遠使人取守将李彦詢母置城下招降彦詢望見即引弓自射殺之降晋石敬瑭拜房州刺史大臣皆言其殺母當誅晋祖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釋不誅

平子龍云孝経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夫不孝者十悪之一也謂其罵詈父母別籍異財奉養有缺居喪嫁娶之类也然猶不謂殺之矣至于悪逆則謂殴及謀殺父母已行者斬已殺者凌遅處死與常赦所不原者也晋祖謂赦令已行而不誅彦詢則當時雖十悪猶赦之歟人道之瀆乱於是乎極矣

○初唐兵破王都得契丹大将萴剌等十餘人皆北狄之善戦者已而與和求萴剌等於議欲帰之刺史楊光遠不可曰謂彼失萴剌等如去手臂且居此久熟知中国事帰之未為吾利明宗大然之卒不遣

3年 11月

平子龍云楊光遠者実是元悪大憝為天下首禍召致契丹卒滅
晉氏瘡痍中国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王誅不赦之賊也然當是
事於曹明宗之日敢欲捕虜荊南等於契丹之議者実係中国興
[illegible]謂其言至當矣然浮躁浅露之徒非所可能
[illegible]出之使為英雄之学者知敵我得失経国之
是非云爾

平子龍云揚光遠者実是元悪大憝為天下首禍召致契丹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王誅不赦之賊也然當是事詮唐明宗之日較敵捕虜剪剿等於契丹之議者実係中國與契丹之利害強弱可謂其言至當矣然浮躁浅露之徒非所可能辯其意於是乎表而出之使為英雄之学者知敵我得失経國之至要徑謂於廟謨之是非云爾